墓誌銘

大理寺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淮字次公其先開封人曾大父尚書工部侍郎贈司徒諱去華始居河南大父光禄少卿贈兵部侍郎諱師錫歸老于家教訓子孫世稱為有德君子父尚書職方員外郎諱景伯以孝友篤行推於士大夫至今河南言家法者必先張氏君郎職方長子少舉進士長以祖蔭為郊社齋郎調廣安軍岳池尉代還丁其妣長安縣君李氏憂服闋補河南登封尉以薦

有得廣信軍判官未幾以職方憂去官外除權杭州
觀察推官考滿改衛尉寺丞知壽州六安縣以疾謝
歸改大理寺遂卒實熙寧七年七月丁酉年五十二
明年九月癸未祔于北邙之先原君事大父母父母
盡其孝執喪哀毀有聞於人既孤撫愛諸弟尤篤治
家謹嚴能守其先法居官耿介有立佐幕府遇事未
嘗苟合而其長亦皆器愛之及當遷秩有司誤降一
等有與君同者將訴諸朝君不可曰爵禄命也其可
以訟求之邪久之有司以誤聞朝廷復進君秩一等
六安邑大事繁前令數以不任職免君至不數月稱
治議事于州與州符下邑有不便于民者必力爭之
屬疾謁歸民相率詣按察使請留者千餘人又禱祠
以幸其疾愈君娶李氏工部尚書莊公允之女有淑
行二子長曰牲郊社齋郎次曰兢四女長適秘書省
正字司馬康餘皆幼將葬弟涇以河南張君雲卿之
狀來謁銘銘曰

張氏之顯世不絶書降宅河洛其支扶踈入則孝弟
出則忠謹自家及邦父訓子順光禄之懿職方之純
澤其子孫宜在于君禄則不厚老亦未及有惠于人
止於下邑有弟有子實蕃其宗歸于先丘君子之終

虞部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并序

司馬氏出於晉安平獻王孚其裔曰征東大將軍楊
始居安邑後魏析安邑置夏縣子孫遂為夏縣人自
征東至今墳墓在焉君諱京字元宗曾祖諱珂祖諱
暠考諱諮贈衛尉卿妣王氏封福昌縣太君君以從
祖太尉公蔭補太廟齋郎調涇州司法參軍又為齊
州司法參軍舉監秦州清酒以最改衛尉寺丞轉大
理簿書 州判官通判綿州潞州歷太子中舍殿中
丞國子博士虞北鴈三部員外郎知趙州未赴改博
州遷虞部郎中歲滿代還元豐元年六月戊戌朔以
疾終于家年六十八月壬寅祔于先原君為人質直
言行無采飾於宗族僚友無隱情在官勤於職業不
避寒暑勞嫉凡劇務人所難處者君至則立辦而過
下以不欺始為參軍監酒梁丞相守秦州政尚威嚴
官屬震慄君嘗白事不可丞相厲色呵之君端立于
庭爭之愈強必從乃已丞相無如之何在潞州太守
役兵治園亭旬不得息君直從遣之太守又行伍
保法一人有罪輒連坐數家日撻數十人君一切釋
去不問太守雖甚怒然以君廉潔周慎卒無以中傷
也其知博州值河朔盜賊大起百十為群所在剽掠

晝入縣鎮驅殺官吏君督責討捕歲餘悉平時強盜捕得即承者法皆免死盜倚法為姦益滋君擇其尤無良者諭伍伯悉搒殺之丈潞公安撫河北以博州多盜始欲奏劾君或止之曰此介直人也公徐察之宜勿遽已而潞公深知其能乃表薦之君安恬守分不妄圖進取始得州即乞監終南太平宮不遂不得已之官官滿又乞亦未遂而卒君篤於骨肉赴其急難竭力無所　性儉約自初仕縮衣節食圭銖積俸祿晚年頗優足即散以賙親戚之貧者族人有從之假貸無問多少無所拒既而歸之輒怒曰同家異財此大不義某不為也其自奉菲薄如其初時君先娶洋州司户參軍曹識女封仙居縣君生一男四女先君卒再娶西京左藏庫使王懷濟女封長安縣君生四男二女長子曰祀河中虞鄉主簿次曰櫟曰猶曰拒曰推長女適左侍禁白昭僅次蚤卒次適大名夏津主簿劉嗣宗次適乾寧軍判官楊廸簡次二女尚幼銘曰

司馬自晉安平枝分承繼綿綿在後之勤君之行已始信邦族仕不蘄進以及州牧儉以居家直以居官不畏不侮在古為難一其所履其終如始納銘墓中

以贊實美

秘書丞劉君墓碣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為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筠令為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為潁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為屯田員外郎道原少頴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龐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訟陸介夫帥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稗官雜說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史學高一時今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脩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為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脩三

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寢不悅
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
校面語侵之至變色勃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
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
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
編脩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
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二著十國紀年
四十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
譜共和至熙寧年畧譜各一卷道原娶蔡氏職方郎
中冕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某道原將殁使
其子為書來告曰子其為表若碣以誌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博學強識海涵地負富有萬物人所難能
不降色辭中道而殞鮮克知之精明在上體魄在下
刻詩墓前以詔觀者

朝奉郎陳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知儉字公廙陳氏其先閩州人曾祖諱肴華真
宗朝為諫議大夫始居開封之管城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祖諱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是
為文惠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父諱
慤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贈比部郎中文惠公相

仁宗其兄文忠公任樞密使弟康肅公武寧節度使三人位將相宋興以來言兄弟之貴者以陳氏為盛比部又以學行登文館顯名君生于世家沉摩精敏少孝謹脩勵自立既長志欲克紹祖考振奮于時初以祖蔭守太常寺太祝累官大理寺丞　英宗嗣極恩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常州無錫縣丁母仙居縣太君宋氏憂服除知開封府鄢陵縣以治行聞上即位恩遷殿中丞改國子博士避父諱不拜王荊公執政欲引以脩三司條例固辭擢提舉京西常平廣惠倉未幾除權發遣轉運判官行部過汝葉令不治繫囚以百數君取案牘決遣斯須而盡無不當者改權發遣轉運副使轉運副使改金部員外郎權轉運副使恩州有兄弟遇又與人鬬者共擊殺之弟遁去兄伏殺人有司具獄將行刑君適至州止之曰子救父可憐且庸知非弟乎彼聞兄將死必還捕得果欵伏以官吏失入罪及者衆使吏自發舉乃奏讞之兄得釋弟亦免死郡吏鑱石紀其事坐言濬河非是奪金部授知睦州未行已而復其官久坐舉官不當罷睦州復為虞部改朝奉郎元豐三年十一月丁巳卒于洛陽履道坊第

年四十六明年二月某日葬管城之先原君性頴悟
於書無所不讀至陰陽卜筮道術方外之言皆探其
奥好賢喜善出于誠心視當世名公卿大人樂克已
就之忠信之士則篤友而不怠故其所知與游者必
一時賢雋今樞密副使呂公端明殿學士司馬公皆
嘗薦其才在京西河北治獄多所平反奉法無私而
能恕以與人故所至郡縣畏其嚴肅而樂其寛厚舉
吏八百餘人娶史氏先卒再娶閻丘氏封壽陽縣君
五子曰敦早卒曰崇曰居曰中曰孚尚皆幼一女適
大理寺丞馬玿亦先卒君卒之日家無餘財太尉文
公留守西都遣吏以幣往治其喪又命其為銘銘曰
展矣陳君相國之孫明試以才可紹其門自下而飛
未極復止胡不永年俾究其美葬從先兆既固而寧
詔于無窮永緘茲銘

汾陽郭君墓誌

郭君諱詢字某其先晉人自唐御史中丞甫從僖宗
入蜀避亂遂家廣都子孫今著籍焉於蜀為大家君
從父兵部侍郎輔位顯于朝族人以文學蔭補仕進
者六七人君獨貧無以養親為人強力感激不恥惡
衣糲食積累纖微以養父母少有矣乃周游四方以

致其羸身處勞辱而父母裕如既孤昆弟姊妹必待
君以養晚年有田宅以居則能損己以周人之乏凡
有疾病者死喪者必奔走赴救焉有餘者助之力不
足者助之財故鄉黨皆稱君為善人長者元豐三年
八月某日卒年若干明年八月葬于廣都某鄉里之
先原父諱某母某氏娶張氏生一子曰某四女長適
范祖元餘皆幼將葬弟子熙以書抵洛求銘余先祖
母君之姑也故不得辭乃紀其世系書其行事俾刻
石而納諸墓是為銘

供備庫副使冨君墓誌銘

君諱紹京字世昌河南人司徒韓國公贈太尉之第
二子母晏氏周國夫人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改太
常寺太祝熙寧初韓公領鎮海節鎮河陽自大理評
事奏換東頭供奉官公還政恩遷內殿崇班監西京
窯務轉內殿承制元豐三年上以韓公在　仁宗朝
首議建儲策勳拜司徒特授君閤門祗候乞監西京
都亭驛以年勞轉供備庫副使為人孝弟温恭事親
竭力接人盡禮見之者不知其為貴公子也好讀書
史慕忠義死節慨然有志于功名遂請易武爵其授
閤門祗候也或勸之起就職答曰吾父母皆垂白豈

忍一日離去哉因奏乞管庫以便親上謂宰相曰富
其子為親乞管庫宜為速行即日奏下得請涖官勤
恪安于卑冗不待長吏督察事必整治韓公居家動
靜如繩矩君能左右循法無違賓客入其門庭見子
弟之謹覩隷御之肅而公之家政可知蓋成德之君
子舉必由禮躬行而教從在邦在家莫不一以正也
君以奉親故學醫精究其術凡公飲藥必察視方書
考驗衆說論定審察先嘗而後進韓公年八十視聽
不衰夫人素羸亦無甚疾雖公與夫人能自養以享
康寧人子之至誠篤孝實有賴云六年閏六月韓公
薨君纍然執喪其七月丙寅以疾卒年三十有七識
與不識皆為之哀娶張氏故相文節公之從孫封長
安縣君二子曰定方守秘書省校書郎曰直清守將
作監主簿一女未嫁其十一月庚申從韓公葬河南
府河南縣南張里皇考秦國公墓次伯氏朝奉紹庭
泣謂祖禹曰吾弟不幸蚤死子其銘之祖禹不得辭
銘曰

遠矣富氏辰顯于周忠諫死狄義動諸侯韓公之生
振起風烈入相三朝載其直節哲人之澤宜及後昆
懿哉仲子用譽其門涖官居家恪謹克孝蹈襲規矩

誕煩告教惟相有子乃君有臣如何方壯亟隕其身
北邙之原瞻彼松栢歸從先公萬古是宅

工部尚書致仕李莊公許昌郡夫人錢氏
墓誌銘

夫人錢氏其先吳越武肅王之族曾祖師紹祖承德
忠懿王之入朝考秀始仕為左侍禁贈左武衛上將
軍葬于宛丘遂為陳人妣淮陽郡太君倪氏博通經
史訓飭子弟享壽幾百年兄故吏部侍郎象先仁
宗朝以經術勸講出入侍從推為名臣夫人性明悟
端厚文雅有毋兄風年十八歸于故工部尚書李莊
公兄孝事舅姑禮接族人長幼疏戚無不得宜迄于
沒身內外未嘗有閒言自奉儉約衣至十年不易而
周給宗族之乏恩施務厚莊公仕寖顯與夫人素相
禮重每退朝夫人必從容諷切以古之忠義其出藩
于外則勸以尚德緩刑莊公立朝大節不渝而為政
寬猛相濟夫人有助焉善為歌詩多或數百言平生
所著千餘首讀經史佛道書手不釋卷博聞強記談
論清辨自曉音律精於曆數莊公捐館于洛陽夫人
治家如公之存而加之以肅其家豐厚愈于故時洛
為通邑大都衣冠之族盛于天下夫人雖不出閨門

而士大夫交口稱之晚而好理性之學頗自得喜怒
憂樂不入於心屬疾預治後事既革又自言終之日
時如期而甍實元豐七年十月癸未享年八十三初
封福昌縣君累進延安許昌二郡夫人子男六人曰
荀及次四人皆早亡曰宗約前朝奉郎行大理評事
女五人長適光祿卿楊瓌封同安郡君次適大理寺
丞張淮次適長水主簿譚洙次適承奉郎孫林次適
潁昌府節度判官楊琪孫男二人曰永郊社齋郎曰
京孫女二人孤宗約將以明年正月丙申葬夫人于
永安縣唐興鄉雙塔里祔莊公之墓使以狀問銘于
祖禹既辭不獲乃譔夫人之行而系以銘
錢在吳越其顯以國武衛之奮肇服戎職篤生夫人
淑哲而文毋兄是似惟德之勤自其宜家以至終老
天錫之報康寧壽考詩正夫婦禮謹閨門詠行刻辭
以告後昆

朝議大夫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嗣弼字夢符其先居中山博野自文簡公葬河
南伊闕今為河南人曾祖諱贊明太子右贊善大夫
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祖諱元白袁州宜
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考諱尚書令追封冀國公妣楚

氏晉國夫人考諱琳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是為魏國文簡公娶陳氏魏國夫人文簡公在
仁宗朝入輔出藩任兼文武威望赫奕為時名臣
有子四人公在仲也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再補將
作監丞五遷尚書郎賜五品服官制行自比部郎中
易階朝散大夫轉朝請大夫賜三品服自簽書彰信
軍節度判官九任知郢州不行改知光州以疾歸京
師踰年致仕　今天子即位改朝議大夫累勳至上
柱國元祐元年二月甲戌終于武成坊之第享年六
十公性孝愛樂易不為畛域而志堅正不可奪幼力
學舉進士已而專奉親治家遇事強敏處心平直文
簡公器之凡家之政悉委于公女弟榮國夫人適今
中書右丞相韓公初韓公為陝西轉運使榮國病留
京師公迎致第與韓氏二甥朝夕左右召醫嘗藥奉
事甚篤伯兄嗣隆終尚書郎無子公擇族人子為之
後使主喪且言於朝而官之奉兄喪葬于洛公惟一
子方病甚不顧而行人或勸之公曰吾不忍吾兄之
孤也其後公子亦良愈程氏自冀公以上先葬鄭墓
近水當徙公即辭守郡求為閒官力營之合族之
未塋者凡十三喪遷之但闕公自督役寒暑不息雖

大雨猶杖藜芒屩立雨中至暴露感疾乃克葬魏國
夫人之族貧不能自存公聚而養之至於終身故人
有仕郎官而歿者孤女鬻於人公贖而嫁之所至舉
職業不為苟簡初為國子監主簿故事收田租以贍
學者歲入無法不可會公謹出納省浮費未幾積倉
豐溫所贍倍衆在河南幕府　神宗即位詔給軍賞
帑藏不繼將貸于民公議以轉運司封椿錢給之一
日而既軍民皆悅永厚陵役使者委公總領事皆先
期而集監司交薦其能　英宗大行在塗河梁未固
主者不知所出公命積草實橋下而決其上流靈駕
以濟民有盜人園果見捕窘迫投礫傷園主吏欲寘
重法公薄其議杖之而已熙寧初朝廷更法令上大
夫進拔不以次執政以公才可用且與公有舊召之
公終不往乃自通判擢守郡又辭不行求管勾嵩山
崇福宮杜門靜默貴要罕識其面方衆人趨競而公
不動其心獨引避退處雖在市朝聲迹不接于人若
山林隱遯之士生于富貴而恬於榮利乃如此其可
謂君子矣喜為歌詩效長慶體慕白樂天之為人有
文集二十卷先夫人楊氏封崇德縣君河陽三城節
度使同平章事恭密公之女後夫人賈氏封壽安縣

君丞相魏國文元公之女皆先公而卒子男三人公
孫奉議郎刪定門下中書外省擬進格其二幼亡女
七人長早世次適朝散郎行太常博士呂希純通真
郎晏暉承事郎王嵓叟承議郎張恕承事郎馮詡適張
氏者亡其次幼亡季在室孫男六人仁問義問皆夭
次曰禮問假承務郎智問孚問皆郊社齋郎幼曰廣
問女三人柔問早夭幼曰都問平問公與弟朝議大
夫嗣恭朝請郎嗣先友愛篤睦公主家事如文簡公
存時公卒之日朝議方提點梓州路刑獄而朝請為
太僕主簿與孤公孫奉公之喪以其年三月從祔于
伊闕先原合二夫人之墓將葬使以狀問銘於祖禹
謹諾而為銘
程自伯休世德既顯以迄于宋大集文簡侃侃惟公
孝友温仁克永其家以禔厥身豈無膴仕不以易志
施于邦國百未一試義有可為公則安之利所在焉
退縮不窺完其始終人莫我庇剡詩于墓惟後之知

墓誌銘二

永嘉郡夫人富氏墓誌銘

太子太保田宣簡公請況之夫人富氏河南人曾祖處謙祖令荀考言皆贈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贈祖妣劉氏祖妣趙氏妣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夫人之兄韓國文忠公與宣簡公為布衣交秦公與太夫人皆奇愛夫人慎擇可妻者素器重宣簡公遂以夫人歸田氏生十九年矣時公已登進士第益務力學夫人總治內事不以毫髮累公之勤

已而公舉賢良對策第一遂登侍從位樞密使而文忠公為丞相對居二府歲時朝謁夫人與秦國太夫人嫂周國夫人偕入世圖之以為盛事宣簡公自樞府以疾謝政夫人奉養扶持竭其力凡六年如一日公薨子幼夫人葬于潁昌陽翟縣初公買第于洛夫人遂徙家焉久之夢公告以居室被水如是者再三日夜憂惻筮之如夢使相地者視墓亦協乃往告而發之果有水側其柩夫人臨壙號慟改葬河南壽安縣甘泉鄉龕澗村凡再襄事規畫一出其意所以奉終之禮無不飭備春秋躬濯溉執饌以享田氏之祖考自以未逮事姑每奠姑位容色必戚退告人曰吾恨未嘗一日伸婦禮也元豐中詔脩國史夫人命其子旦以宣簡公奏議行事功狀上史官又命旦編次公文章為三十卷上之請藏秘閣夫人性莊靜不妄言笑御家嚴整有決閫外敬憚教子以學問取友每聞有賢士大夫至喜見顏色親視膳飲以進客文忠公與親族語治家必以夫人為法元祐二年正月庚辰薨于四都之第年七十二初封德安縣君累進永嘉郡夫人無男子以宣簡公弟之子至安為後公薨至安終太常寺太祝復以公弟之子旦嗣今為承奉

郎女一人適鄜州順陽令寇仲宣其三月亦卒孫男
三人綏假承務郎縝早夭經幼旦服喪羸毀將以七
月葬夫人祔宣簡公墓使以狀來求銘其可辭銘曰
懿卜妻田既昌且延以及夫人歸其後賢鵲巢之風
碩人之族內外顯融厥聲載肅惟夫暨兄對秉樞鈞
象服翟茀一時三人宣簡有行夫人將之宣簡有文
夫人章之惟勤惟艱以立厥家匪初之勤其終又
訖于有成以詒孫子在後之承無怠無止

長樂郡君尹氏墓誌銘

夫人尹氏河南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諱洙之女太
中大夫集賢殿脩撰張公諱景憲之妻起居以文學
行義重于一世天下之士稱師魯則知其為尹公夫
人事父母莊敬守禮歸于太中張氏西都名族姑李
夫人宰相文靖公之女治家尤謹法度夫人奉事常
得其歡心太中初為小官仰祿夫人甘淡薄一毫不
輒費惟李夫人所欲用不計多寡有無至以笄髮繼
之太中寢顯于朝夫人猶菲食惡衣李夫人喜宴集
夫人身執饗興群婢等寢食一有不安節則夫人徬
徨不下堂將沒執夫人手曰婦孝不可忘也姑既沒
感慕久而不衰與太中相待如賓雖子婦不冠不見

尹公謫官而卒夫人痛念終身嘗勉其弟曰汝忘而
父以讒廢而志不伸乎太中沒諸孤歸洛夫人不出
閨庭而士大夫皆稱其嚴整有法入其門肅如也其
戒諸女曰汝曹事夫如事父敬而有別乃可以久此
吾得於汝外祖之言也晚而好禪學不以事物累其
心宴坐終日無所思營及屬纊不戚不亂順受而待
以元祐二年正月甲戌終于京師年六十二初封宜
芳縣君進封長樂郡子五人塾承議郎通判莫州量
河中府司録叅軍監兖州酒税益宣義郎刪定令勑
官重承奉郎監察利軍酒税直承奉郎監齊州税女
六人長適承議郎石熙次適信安軍判官李毅次適
承議郎李士京次適承奉郎韓宗質次許嫁承奉郎
冨直清次尚幼孫男三人女四人諸孤奉夫人之喪
將以某月某日祔河南府河清縣上官村太中之墓
以狀諗于太史氏范祖禹惟古之君子必有賢配儆
戒以成其德若太中仕不苟合風節著見於時出入
侍從而清貧如素士諸子皆克孝事親盡力務養其
志然則夫人所以助其夫訓其子者從可知矣銘曰
易正家道詩厚人倫教本於内行反諸身夫人之賢
克配君子有德有言前烈是似直内方外士之所難

於穆夫人居之以安歸從皇辟贊有幽刺詒其子孫視此為則

朝請郎致仕張公墓誌銘

公諱保孫字子遠其先深州束鹿人曾祖光儒贈太子中允祖文質贈尚書左僕射父存以禮部尚書致仕贈特進謚恭安魯祖妣李氏孟氏祖妣王氏贈太原郡太君妣劉氏贈安康郡太君自僕射徙居冀州今為冀州信都人恭安公事真宗仁宗歷踐臺省任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英宗神宗朝累遷尚書碩望重德為時名臣公恭安公之第二子也

父任守將作監主簿監冀州酒稅簽書安武軍節度判官以父老不欲為他州官朝廷亦優待恭安公故公三為冀部從事熙寧中大河自棗強西流寖逼郡城將築隄于東郊占公家田吏議移之民田公不可曰與其損民不若自損卒置隄於其地通判恩州先是御河在郡中元豐四年大河北決自大名徐曲口注御河朝廷議欲遂令黃御河合流以通邊漕都水監都運司調夫脩御史度用工二十五萬公上言大河水悍非御河所能容其勢必漲為一州患方今農作重被災害調發至廣仍為甘陵憂甚無謂也不若

塞徐曲決口用工少而無後患朝廷從之契丹使過
郡守巫餞之南門使曰兩朝通好日久往來如一家
可謂太平守不能對公曰太平無象但爾邪使者服
曰誠名言也七告年老得謝官累朝請郎勳柱國服
紫衣金魚八年十一月乙巳卒年七十一公為人醇
謹孝弟出于天性事恭安公不冠帶不敢見過庭必
趨恭安公夜分不寐不敢退出入第門外上下輿馬
自言平生未嘗對父坐恭安公官於四方公未嘗一
日離左右及將歸老公始仕為鄉里官年四十餘矣
恭安公久尊顯奉養如意既老閒居夜必蠟炬他費
稱是朔月半宴郡僚必陳樂四方珍羞累味無不
備者公揖已以率家人積用而致隆於親如是幾二
十年不衰居信都者宗族百人開南北二第恭安公
居北第餘皆南第凡廩餼絲枲湯沐之用親疏如一
而公自奉儉薄弊衣冠菲飲食蓋侃如也兄台孫蚤
卒視其子與猱踰已生姊適李氏夫亡其家貧公
養姊於家為其甥男女嫁娶恭安公薨終喪不居堂
奧聽事郡人以公篤行皆敬仰則傚之內外宗族事
公如事恭安公焉太師司馬文正公之夫人公之女
弟也常道公以訓其子弟曰如彼可以為孝矣公好

讀書老而不倦見賓客恭敬甚惡言人之過其在甘
陵部刺史嘗問公以屬吏能否對曰公自察之終無
所毀其為政惟恐人知之好立名然人皆稱其長者
娶楊氏卒贈蓬萊縣君繼室以其妹封壽安縣君子
男一人世京太子中舍先公卒女六人長適磁州錄
事參軍鄚郁次初適守將作監主簿望甫僖再適衛
尉寺丞馬閎次適西頭供奉官李宗彥次適奉議郎
校書郎司馬康次不育次適郊社齋郎司馬棫孫男
三人克和郊社齋郎克勤永靜軍司理參軍克偕未
仕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五人孤克勤以元祐二年十
月葬公于邢州龍崗縣白圭鄉夷儀里祔僕射公之
塋司馬校書狀公行事抵史官曰吾舅行如此其可
以不銘謹諾而銘曰

張氏在冀莫如恭安顯於四朝壽考多盤惟其有人
幹父承考孝弟慈祥以至耆老鄉人尊之率化以躬
循循惟謹萬石之風豈無多文亦有善辨君子之行
惟日可見夷儀之里白圭之原永閟斯銘慶之後昆

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楊公墓誌銘

公諱繪字元素其先出于漢太尉震八世祖珂仕唐
為漢州金堂令卒官子孫因家焉曾子膳為國子祭酒從僖宗入蜀

葵金堂君于綿竹馮遂為綿竹人曾祖諱曄祖諱克考諱宗道有隱德德鄉黨尊敬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會祖妣宇文氏祖妣何氏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太君公幼聰警儒技讀書五行俱下老不復忘專治經術工古文尤長于易春秋居兄為山著書自號兄為子以其學皆時好名所居曰自信堂望祐五年擢進士第二人授大理評事通判南府丁光祿憂服除召試學士院改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為開封府推官賜服緋魚權推官庫吏積年盜用官錢因賂守者事覺株連繫獄二百餘人公白尹許註誤者自陳悉獲免開封繁劇府僚日力不給公從容有餘仁宗知其才欲擢寘侍從執政以公年少抑之改判三司戶部向院以母老求頴郡得知眉州奏課第一徙知興元府未期年獄空者二百八十餘日　英宗書公姓名于寢殿未及用　神宗即位一月召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知諫院賜服金紫詔遣押班王昭明管勾御藥院王中正李舜舉使陝西勾當公事公上言君之始年要在端慎方天下拭目傾耳以觀聽新政館閣臺省之臣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使而必用中人乎又言中正妄言邊事欲以固寵請罷

近職置之閒地又乞案辭向李肅之擅興种諤高尊
裕矯制取綏州之罪處以典刑宗室以服屬裁蔭子
之數立出官之法從之又言向傳範后族不當領京
東西路安撫使宜易之以杜外戚僥求之源執政言
傳範以累典郡有政績而授非緣外戚與之上曰得
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其他日妄求也宰相有乘
時旱歛多買民田及用所學善者為脩實錄檢討官
又乞其子判鼓院公累疏論列上為罷檢討鼓院又
重進退大臣乃罷公諫職除兼侍讀公力請外任御
史中丞滕元發以為言上手詔賜元發曰繪堅求外
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迹疎遠立朝
寡識不畏彊禦知無不為朕一見便知其忠直可信
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之亦甚篤一今日之除蓋難
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可示朕手札
諭以此意令早承命公謂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
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不閱月再知諫院以母疾辭
丁內艱服除入對面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克理
檢使時王安石執政臺諫官多以言事罷去關中丞
累月及公執憲士大夫皆想望風采公上言當今舊
臣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

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不必專用左氏之說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橫時方行免役法公上言司農寺并畿縣戶等而多取緡錢兩浙提點刑獄王庭老提舉常平張靚多率役錢至七十萬以是連忤執政罷學士中丞二職以翰林待讀學士知鄭州未行改亳州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知杭州兼兩浙兩路兵馬鈐轄杭為東南會府公使至獄訟多壅剸決悉無留繫時諸路監司多新進輕銳陵轢郡縣雖藩鎮大臣不敢校會旱蝗太起詔遣監司巡案捕蝗官監司坐視不出公移文詰責促其行吏民感之境內蝗皆抱木死幾月公被召受代之明日蝗復生民作歌以思公復拜翰林學士兼侍讀李憲為安南副招討公上疏以唐白居易諫用吐突承璀為言憲卒不行時議加乳子帝號公上言不必追尊又言不宜用大遼曆改閏月悉從之攝開封府數旬有聲從容談笑庭無留事神宗眷益厚會有忌公勝已者擠之言公受饋薦人而其人已死公無以自明責授荊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

南京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謫居七年起知興國軍
上嗣位易徐州誣謗始辨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
時已屬疾視事踰四月卒于州年六十二寶元祐三
年六月丁丑公為人簡易不事邊幅表裏洞達一出
于誠為文章操紙筆立書其論議必本經術事上竭
盡無回忌敏于吏事事至即決而皆得其情實吏民
不知所出畏伏如神主於愛利不嚴刑罰待屬官無
贊拜禮胥史皂隸亦不責其曲謹尤為
神宗所知
前後皆自除用既坐廢退公亦知命處之泰然曰天
也其在京南執政有與公相善者使人致問將辨公
無罪公曰吾命未也其如命何及
二聖嗣位連起
公領藩郡且召用而公不幸以歿豈非命歟其官自
太子中允五遷為禮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朝散朝
請大夫歷知太常禮院判官告院吏部流內銓審官
西院三班院太常寺兼禮儀事尚書都省提舉在京
諸司庫務初封華陰縣子食邑五百戶進封虢郡侯
食邑一千戶娶李氏封同安郡君子男四人長久冲
太廟室長積中黃州司法參軍使中出中皆承務郎
女二人長適前利州綿谷主簿李象先次許嫁承務
郎范百慮孫女二人有群經索蘊三十卷先為編三

十卷西垣集三卷諫疏七卷臺章七卷翰林詞藁七卷公因謫居荆南夫人與諸孤奉公之柩以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荆南江陵縣龍山鄉全家村楊氏范氏世姻故知公最詳諸孤屬以銘其可辭銘曰自漢太尉楊世顯融從唐狩蜀以迄于公公居无為學以自信與古為徒匪今之狥坦坦為人矯矯為臣正色于朝不有厥身嘉言忠規曰陳于帝亦無沮戚亦無避斁諫垣憲府再黜而升久益知之惟 帝之明兩拜翰林入侍經幄 帝將庸之君正是屬誣不自辨一謫七年不戚不求曰命于天 二聖照臨起公徐方與民所欲再命于杭杭人懽呼如父母懷公昔初去皇死復飛今公再來以疾卧齋公歿于州老幼號啼其愛在人其直在史去蜀適荆其自今始

承事郎范君墓誌銘

君諱百嘉字子豐成都人曾祖諱遂曾祖妣索氏祖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祖妣李氏龐氏封榮國昌國太夫人考諱鎮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蜀郡忠文公妣李氏某郡君張氏長安郡君忠文公第三子也以蔭為秘書省正字勾當都茶庫中進士第改大理評事以官制易階承事郎用薦為市易司屬

官因奏請究其弊詔頒之為其僚所傾坐冒賞奪官
累年復承務郎 神宗山陵權都粮料已號為稱職
司馬文正公當國素知其才且用之侍坐於文正得
疾踰年而卒年三十九實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君性明悟於書無所不讀慨然有志于功名其學天
文兵法皆究其微為文章瞻仁如原泉之流尤喜論
當世之務居官善治繁劇他人力不給而君沛然有
餘談笑而事集方失官志不少抑益務為學磨厲思
有所試卒困不偶豈非命也娶李氏朝奉郎大昕之
女再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寬之女子男三人祖野
假承務郎祖恩祖某皆承務郎女二人君卒之明年
忠文公薨四年八月從葬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
里其從兄子祖禹為之銘曰

開封府太康縣主簿范君墓誌銘

君諱百歲字子老成都人端明殿學士鎮右金紫光
祿大夫蜀郡忠文公諱顧之第四子也母清河郡君
張氏長安郡君李氏熙寧中忠文公請老君以明堂
恩得試秘書省正字性温良粹美自少至長言行有

常忠文公官于京師門生寓館者常十餘人退朝教誨不倦繼之以夜子孫受學皆有家法故君童丱嗜書不待奬勵博通載籍多識國朝故事每講經義為文章公必賞愛之嘗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二兄皆登進士第君益感慨強學 衛州司法參軍試河北轉運司為第一再舉于禮部不中調開封府太康主簿未赴而卒年二十九實元豐 年 月 日忠文公為文祭之甚哀諸名公皆痛惜之娶韓氏直秘閣宗師之女初韓獻肅公與忠文公同塲屋既貴顯約為昏姻獻肅一見君奇之許妻以女已而獻肅女卒以

孫女歸之子男三人曰祖 假承務郎曰祖 假承奉郎曰祖 女三人元祐四年八月己未從忠文公葬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銘曰

君子為人如玉粹温敏於行而力於文天不畀之年蚤世隕身歸從先公汝水之濵維其繼承在後之勤

梁國郡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應天府虞城人曾祖殲贈太師中書令魯尚書令曾祖妣某氏某國太夫人祖渙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銀青光禄大夫祖妣某氏某郡太夫人考獻臣殿中丞妣李氏隴西縣君王氏南都望族夫人

生而淑懿孝敬慈祥父母愛之慎其所歸年十七適
東萊蔡公諱某初出繼伯父參知政事文忠公夫
人事姑備盡婦道內外無間言姑夫人薨公悉以文
忠與其弟延嗣秋毫無所取家貧奉養甚薄夫人
安之族人以乏告者必竭所有濟其急常勸公苦學
勿恤家有無見公登進士第擢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夫人封同安縣君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以疾卒
年三十三後十年公為龍圖閣直閣學士追封太原
郡君又封梁國元祐五年三月公以吏部侍郎薨于
京師十月某日葬潁昌府陽翟縣某鄉某里夫人合
祔子男六人惇懌皆右承奉郎悰蚤世惲右承務郎
恂蚤世恪右承務郎四子皆孝謹好學能世其家女
二人長適和州防禦推官前國子監直講沈誅次適
右通直郎提舉三門白波輦運文永世孫二人與孝
興宗並假承務郎孫女三人皆幼銘曰

夫人之行宜公偕老天畀淑哲嗇其壽考如彼築室
既營弗處如田之菑亦不克庸勤則多矣不享于身
惟其慶善以利後人箕潁之陰歸于幽宅刻詞昭美
其闕無極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

公諱逵字仲通世家鉅鹿國初徙京師後卜葬洛陽
因家焉曾祖隱贈太保祖榮贈太傅考斌贈太師中
書令曾祖妣何氏祖妣崔氏妣賀氏追封信安永嘉
華原三郡太夫人公幼慷慨喜兵學初以父蔭補比
班殿侍寶元康定間元昊擾西陲兄遵為延州西路
都巡檢使遇賊死之朝廷優恤其家録公為三班奉
職時范文正公仲淹為陝西都部署公往隸麾下范

公器之勉以學問待之如子姪延安有募兵十八人號青剛社勇皆絕人一日捕虜誤殺屬羌有司皆論死將刑之公請於范公願赦之責以後效范公亟令毋殺得活者十有三人尹洙為陝西經畧判官趣范公以延州兵取靈武范公召公計議公曰地遠而食任福全軍沒於是向之謂公者以不出師為幸且服公先識陳恭公執中薦公試武藝會罷武藝司安撫王文忠公堯臣力薦公材武且有戰功改右班殿直

陳公安撫京東屬歲多盜奏請公為駐泊捉賊也青州陳公嘗謂賓佐曰當今名將無如葛懷敏衆唯唯公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陳公甚怒後數日謂公曰君何以知懷敏必敗公曰喜功徼倖徒勞無謀可禽也陳公歎曰君真知兵懷敏今覆軍矣召試入等進右侍禁授真定府兵馬監押會保州雲翼軍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叛安撫使田公況都部署李公昭亮召公往招之公與保州兵馬監押侍其臻嘗同事范公臻為賊所留公馳至城下出紫囊示賊曰此舊物也誰識之者臻應曰臻識之即再拜貴與

巡檢史克順亦拜皆曰願君登城相見公乘城徑入開諭禍福皆泣拜請諭衆歸順責等由此得全然亂兵或疑未肯下且曰或殺降奈何公曰我留城中以為質或殺一人來碎吾身可也衆感激皆請降公悉開所塞諸門以出降兵保州平詔先授閤門祇候然後論功都帥嫉之不肯議賞復阬降卒四百餘人公力救之不可求還鎮陽不許俾公守城門不畀以兵不給以食復欲因事中之以法民皆歎曰完此城者此公也爭往饋之久之方脫去富文忠公弼宣撫河北召公謂之曰保塞之寃盡訴于我公曰賞以閤門職夫復何寃富公曰吾知已詳而君不言真長者也改雄霸州路沿界河至海口同巡檢又以為定州駐泊兵馬都監進東頭供奉官克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丁太夫人憂乞解官三請乃許遷郡武臣小使臣亦許行服旧公始服除復授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人臣薦之乃以為涇原路駐泊兵馬都監兼知鎮戎軍先是虜知漢法不敢過壕每為寇公命遷吏追奔突擊必得所掠而後已近公去不敢犯遷皇祐五年秦鳳路通古渭州公受詔以本部兵赴援三戰皆勝遂拔其城擢授禮賓副使尋兼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

路公邊安撫都監蕭同提點諸州軍寨榷場未行選
為賀契丹國母生辰副使會虜中群臣上其主尊號
請南使同上公與國信使吳公奎固不可虜欲脅之
夜聞帳外有兵刃聲公堅卧不起虜人促之急公曰
使臣可殺不可屈虜之君臣乃好諭曰北朝盛禮願
南使一觀公曰當觀于何所曰立本班公使還報曰
不可復命曰立于別次乃入卒觀不賀使還虜人以
為言其公出知壽州公亦降授汾州兵馬都監故相
龐公籍鎮并州俾公權知忻州契丹請天池廟以為
故疆久不決龐公委公往議公于故牘得興國中契
丹移文天池縣曰遥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
敢擅脩公以示龐公龐公喜命公自為報命虜遂伏
龐公薦管勾河外三州軍馬未受命會下溪蠻彭仕
羲及加帶御器械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蕭知澧州
捕得仕羲親信置左右以為小吏善遇之久乃備言
山川地形虚實情偽用兵長短嘉祐三年春用小吏
為鄉導以步兵進討破羅維城峒及賀府等二十餘隘
拔新州又衝枚夜進踰自至仕羲所居桃花州一戰
破之仕羲棄城走蠻酋七百餘人仰血乞降公受降
以聞賞功拜本司使邵州武岡楊昌透及詔以公為

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蕭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匝昌透登柵大呼公命縱火焚柵斬其將雷鐵城等數輩諭昌透令降昌透曰我平生勇冠諸峒一旦窘此智勇不及施非戰之罪願射公三發不中即降公曰天道助順爾何能為昌透注矢三發皆不中諸蠻驚畏以公為神相率顧降并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荆湖南北悉平就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公曰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成都乃享厚禄養資考之地非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六宅使領端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都部署明年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加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惠州防禦使賜號雄勇亮節功臣 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馬步軍缺帥詔公入朝兼總二司未幾兼領殿前司 上親試田瓊韓存寶武藝不中格皆訢云嘗從郭某涇原有功未賞 上命公升殿問之信然乃録用之 上顧問邊事公條具方略以對 上甚悦泛論朝廷大事時富公以直諫被讒 上問公公曰富弼忠亮臣以全家保之 上察公可

備輔弼治平元年先以公復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封父水郡開國公改賜推忠佐理功臣反國門公感疾上遣中貴人以國醫來未廖復令平原夫人往視公曰下臣有疾上為天子憂未能造朝而先見家人非禮也令勿下車而返韓忠獻公琦欲寬塘濼之禁同列以為不然論於殿上上甚怒韓公未敢對公進曰臣詳知塘濼利害誠不足恃同列大臣進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曰不足恃公曰設險者審權術修法令議制度正綱紀是也未聞止謂塘濼澶淵之役豈無塘濼耶他日誤朝廷守計者必塘濼也歐陽文忠公脩進曰郭某之言是也　上意遂解三年領簽書樞密院事為陝西四路安撫使權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司兼判渭州公懇辭樞職　上曰初欲授御宣徽使慮外人以為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權公力薦今丞相范公純仁等數人而後行党羌令征反殺巡檢陳敢朝廷議招懷公以為始服終叛為梗不已今又殺王官當以威懲之一族既破諸部必降因絕之以法則邊患當弭遂決意用兵二月師次榛吳川令征梃身來降公不許命執之進師討諸未

下者大破之拔鴉鶻訓狐等城乃散諭諸羌俾安心
歸業毋若令征自取勦絶諸羌畏感爭出犒師因駐
兵塞外觀覽山川見強弱利害所在乃城棻吳川又
遣諸酋諭青鶏川諸部示以威信悉效順又城青雞
川二川形勝相特新附降羌萬餘帳地數百里皆在
腹中乃置酒召諸酋犒燕酒酣語之曰汝等今日遂
為王臣何以報國諸酋頓首曰惟公命公曰諸羌利
牧養而拙耕稼故二州沃壤鞠為荒萊汝等可近山
畜牧以閒田來獻諸羌曰謹聞命有吝田者我等為
公滅之得良田千餘頃乃下令召弓箭手人受田百
畝馬五十匹自月得壯士千人騎萬匹省屯戍餽運
之勞詔奬之賜棻吳川堡曰治平寨青雞川堡曰雞
川寨
神宗即位加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復乞解
樞職會御史中丞言宰相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指
公為黨公固請閑郡召還朝至京師闔門待罪上
遣中貴人促視事公力辭乃為宣徽南院使充京東
西路安撫使判鄆州至州七日拜鄜延路馬步軍都
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時种諤誘嵬名山降夏人
誘知保安軍楊定內殿承制待其臻右侍禁張時庸
殺之邊事方起故命公往初种諤取綏州朝廷以諤

擅興生事命公當必棄之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綏州復棄徒取輕耳當必留之會夏人以衆十餘萬欲復取綏州公遣劉甫屯綏平王雅屯懷寧燕達守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諒祚之喪且請綏州公言不可許又欲納塞門安遠二寨易之朝廷遣今丞相韓公縝故太僕卿劉航來就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徇其請許之熙寧二年都囉重進奉誓表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誓詔予之公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問重進曰二寨且獻封界何吝嚚名嚚寨党移實浪來交寨公遣機宜官往會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虜使曰二寨寨基是也何界之有會有詔俾公焚棄綏州公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願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潜訪地界得祥符中西平王撥為驗虜使遂詘而去公以其事聞 上大驚顧大臣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某日指揮更不行詔至虜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公徐出之乃促公焚棄綏州公曰曩遂奉行今則何如將吏皆歎伏公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稽朝命

違詔旨之罪詔褒之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詔數夏國之罪以拒之卒留綏州嵬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以夷狄獸心散居內地或生後患廣務賑貸非可經久乃戶選壯士一人為捉生軍分隸蕃將貸以耕具闢延州順安懷寧等曠土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嚮化景珣庸人何繫輕重朝廷乃拒之初楊定等死公密詗邊吏得殺定等首領姓名諜告曰夏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公曰此將斬囚以紿我檄宥州詰之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公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歸楊定之子執李崇貴韓道喜以來公遣姪忠紹獻闕下朝廷大臣以秉常初立欲以官爵授其左右任事之人公上疏曰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或受之必偽立姓名以邀金繒今既恭順當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果不奉詔如公所料未幾虜以重兵寇邊上手詔賜公曰秉常納款詞禮恭順朕務來遠以息邊民方降誓詔且備冊命使猶在道兵已犯塞可具經久守

邊方略以聞公上言夷狄之性不常古無一定之策
然久遠不能易者十事條上之終曰陛下推心委任
賢才專意篤行仁義刪苛法而寧衆心省重役而安
百姓邪佞不聞于耳正直常致于庭天下何憂不和
四夷何患不服若攻守方略應變權宜貴無聲無形
不可預言上嘉納之然必欲聞措置大畧遣知河中
府蔡公延慶來就議上降問目咨訪利害公具條
對附延慶上之明年虜以親軍夾河壯騎侵順安綏
平黑水等寨諸將請擊之公曰虜遠來利在速戰其
鋒未可當今毋得輕出謀告曰賊糧欲盡矣公稍出
兵應之已而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煙
火皆滿公曰賊師其遁諸將皆疑公曰鷙鳥之擊必
匿其形兵果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虛聲惟庸將乃疑
耳終不大出兵賊侵漢地築城郭暴掠尤甚公曰可
矣乃使李安李顒出綏德彭達出順安燕達出綏平
賈翊出安塞檄宥州及使人諭賊曰夏國違誓詔侵
城漢地其罪甚大若能悔過悉聽汝還或不從誅無
赦類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餘皆拒官軍諸將合攻
之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加檢校太尉改雄武軍節
度觀察留後再任秋夏人數十萬聲言將自西路擊

延州公遣李顒往東路視之顒未及塞馳還請濟師
公復遣往已而賊果自東路由金湯白豹川襲慶川
公知秉常在宥州遣燕達將銳士悉破虜近邊諸寨
聲言擣虛取宥州遣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吳稹援
大順夏人聞之亟還守度要擊敗諸金湯虜衆遁歸
韓獻肅公絳宣撫陝西四路种諤帥師將取橫山公
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者
必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幕府與
公論難公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別生他變為朝廷憂
以議不合詔召還朝上問公曰种諤取囉兀撫寧
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何如公曰願速脩撫寧
則囉兀無患上曰何也公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
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
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囉兀隨之
上深以為然未及往脩撫寧已陷遂棄囉兀明年慶
州兵作亂關中騷然諸郡皆警朝廷憂之拜公永興
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興軍至鎮徹警去備
追逐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禽盜人情
乃安徙判秦州亢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
使甘谷城通渭寨皆扞西圍甘谷形勢孤絕民不樂

業公破增築五城以安民心通渭舊之水公欲移新城以就水泉默計城池廣狹功力衆寡召諸將分命之日趣往治新城期以十日諸將相視莫敢出言公授以方略亟遣行各至其地則土功攻守之具畢集不踰旬皆成虜駭其神速不敢攻於是邊圍遂固王韶將開熙河依宰相勢多為不法公案其罪韶引邊事以自解且乞他官覆案朝廷遣大理丞杜純來治先移公判渭州純案韶事皆實宰相怒并坐純更遣御史蔡確來公由是得罪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未幾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太原府

明年復宣徽南院使時遼人遣蕭禧來議地界　上遣吕大忠李舜舉與禧議于詔問公方略公悉奏之北人有降者衆謂宜納之公曰此得之何益彼或欲交質于我何以拒之頃契丹駙馬劉三賈來歸仍上平燕策朝廷恐以小害大尚且拒之此一番奴欲致我曲耳亟遣之楊復乞河東陝西招懷投來蕃部公秦駁之曰河東抏二虜之交與陝西異警詔警書皆以招納為戒今行楊復之議是自求擾也時朝廷有經略四夷之意於是迎合獻言者甚衆公獨鎮以靜重務敦守盟好不求邊功熙寧九年交趾寇廣南陷

邕欽廉詔以天章閣待制趙公卨為招討使內侍押
班李憲副之已而罷憲更拜公為安南道行營馬步
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荊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
宣撫使卨副之公入見　上問何以平南公曰兵不
可前料願至邊圖上方略　上問所須曰願得廊延
河東舊將吏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物劒甲以寵
之師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朝廷初
降勑牓諭溪峒公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辭乃直陳八
事請散牓郡縣溪峒門州賊將黃金滿岑慶賓來降
公遣和斌楊從先將材士數萬戰艦數百艘諸將將
九軍及降附諸蠻水陸並進師次邕州遣曲珍討下
雷諸峒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諸峒皆會於
軍次思明州公以為廣源州咽吭之地兵甲精銳不
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偽觀察使劉應紀為賊謀主
不禽應紀則軍聲不振遣燕達往一戰克之拔其城
應紀出降師次決里隘遣張世矩攻之交人以象拒
戰公使強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象卻走自踐其軍
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桄榔縣曲珍攻門州亦拔
之溪峒悉降交人伏兵於夾口隘以待王師公知之
乃由間道兜頂嶺以進次富良江去交州四十里賊

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艘先趨富良壁
岸下告曰和賊楊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至則交
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
楊言曰大師至矣賊少止麾下士勇自倍公叱騎將
張世矩王慤合戰諸伏皆發賊大敗感入于江者不
藐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公與諸將
議帥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凡征安南兵十萬
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公曰
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
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聞約交人聽旨公
入塞亦疾甚卧護諸將城順州及桄榔縣而還詔赦
交人罷宣撫司公上章乞閑郡養疾除判潭州朝廷
以公不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禄大夫左衛將軍西
京安置杜門不出者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今上
即位授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落致仕檢校司空
知潞州武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許明
年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力請老拜左
武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元祐三年十二

月十四日薨于西京嘉慶里第享年六十有七計聞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公娶史氏封平原郡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承事郎忠臣西頭供奉官忠恕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忠良忠諫皆先公卒忠恕後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適直郎夏大定大理評事錢莞承務郎胡士脩宣義郎呂昭問內殿承制石舜賓承務郎王秉文廣濟主簿范埴皆其婿也一早亡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公初遭母喪慶帥杜杞以邊州金革從事例奪喪聽樂君公強致之公涕泣就坐毀瘠不勝衣遂罷去既詔許解官行服杞以錢四十萬贈之公謝而不受奉養節儉慕范文正之為人性嚴重不妄言笑為將領宿衛持法不貸下軍政肅然及守邊捄循士卒得其歡心用兵先計而後戰善料敵伐謀戎狄畏其威名節制廊延夏人嘗寇秦鳳邊將范愿死之殺掠甚衆公檄宥州索所掠悉得之 神宗嘗問公八陣遺法公曰兵無常形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為 上論之甚詳 上大奇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久不能成公召諸軍曉金鼓營陣之法者得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先是廊延雖多屬羌而無法制

不足用公擇其勇技出衆者奏官之皆激厲賈勇數萬皆為精銳兵械犀利為諸路最喜用將校每至所部使人人自言所能瑕則閱試而記之故所用無失慶州之役主帥歸罪偏稗既斬李信劉甫又治廊延西路都巡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託以後事且言不得終養老母公惻然哀之曰君第以我不遺為詞力救之得免明年玉大勝于新塞　神宗謂公曰白玉能以功補過今立戰功皆卿之力也每戰必戒諸將先招懷而後戰鬬故降附多而誅戮少尤愛惜士卒南征既上道有犯罪者或請從便宜誅之公曰若從此殺戮至賊境則我軍將盡矣命一如法令須入賊境乃行便宜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故不以多級為功嘗語其子曰吾用兵陰德多矣公雖以武立名然刻意學問書無所不讀日有程不中程不止自得於聖賢之意者甚多手自録之曰竹庵精慮又古人言行可師者擬劉向新序編次之以自鑑戒至於陰陽占候百工技藝無不精曉國朝故事四夷名邑用兵地名山川形勢成敗事迹莫不精究喜為詩有五原蘭江二集節制集五卷奏議五十卷經制集五卷對境圖釋五卷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

從太師之兆公在仁宗時有功南海為名將英
宗神宗尤深知公遂大用之出入中外常為重輕
所至隱然如長城朝廷四方恃以為安論將帥必以
公為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
應記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迈交人畏讐遂不敢
動公常言曰兵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
足怪者故公一謫不復根處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
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及 二聖
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寖久無意於世矣年未
六十即為棺槨貯之居第每與客觀之幕府辟士極
一時之選趙鬲初掌機宜未幾代公帥廓延其餘多
為名臣世以公為知人初范文正最先知公奬拔之
韓忠獻富文忠司馬文正及今丞相范公皆稱公不
容口其從祖忠文公嘗曰吾游諸公間每見郭公言
必及深遠觀知公之人與公之所知雖古之賢將何
以加此孤忠孝以銘為請辭不獲乃銘曰

惟郭之先受氏自虢世有顯庸以踐邦伯桓桓郭公
允武允文出入四朝克成厥勳 仁宗惟仁天德不
殺彊理南海公初詹伐 英宗惟英整肅四方登公
樞廷大震氐羌 神宗惟神耀我聖武西守南征公

為方虎蠢爾交蠻身昔邦讐　帝命公往匪亟匪游
披其五州炎荒是宅功成身危為衆受責釋師十萬
眇玩簡編樂以忘憂卒歲窮年　二聖起公將收桑
榆公以老告身與疾俱惟其成烈萬夫之特云誰無
勇孰如公識不知其人視其所知嗚呼郭公名則不
夷

太史范文公集卷第四十一

墓志神道碑銘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家退翁居母夫人之喪將葬諸講師聞其言皆闇然服
左奉議郎黎君持之狀請銘於太史氏謹摭其實白
夫人楊氏眉州眉山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為州著姓
母候氏尤深浮圖氏之學諸講師聞其言皆闇然服
自以弗及夫人年十九適家氏贈朝散大夫某其夫
也大夫兄弟八人族大口衆皇舅治家嚴整每稱夫
人曰吾家順婦夫人性仁孝謹甚鷄初鳴立舅姑戶

外候侍婢問起居已乃趨中饋具飲食滌器皿必手
所親睦婦婢如也待妾御未嘗厲聲色欣欣如也
大夫事親孝居兄弟宗族間友愛夫人有助為大夫
既不仕退居東郊用窶狹二親喪畢分其嚣服夫人
一不取及于朝請更守二郡夫人躬儉素衣至屢澣
有弊衾家人請易之不許曰吾方安此卒不易猶其
在東郊時也性好施約已以趨親戚之急其待遇之
惟恐不至然未嘗伐其德日誦佛書以祝子孫雖寢
食不廢自梳及餘慶幼時與俱卧起慈愛甚篤或誦
書夜分夫人亦為不寐大夫捐館時夫人治家每夙
興以待且其居處語默皆有法度故子孫以文行稱
於鄉黨仕於朝廷夫人之教有自已朝請所至夫人
必戒以治獄務仁恕不可以喜怒輕重　神宗祀南
郊恩封長壽縣太君元祐五年正月某日終于第享
年八十有二子定國即退翁為左朝請即前知懷安
軍女二人適孫圭程參孫梳左宣德即太學博士孫
女三人長適某次未嫁而次適某曾孫餘慶曾孫女
四人七年三月合祔於大夫之墓銘曰
天施無親惟彰厥善有淑諸幽必報於顯夫人居家
孝敬温慈仁以為德壽考是宜動則規矩言則教訓

有子有孫莫不令問眉山峨峨江水湯湯福基慶源
既厚且長

宋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夫人史氏成都人考諱遜以懿行稱於鄉黨妣張氏
夫人温淑莊靜事親至孝歸宋氏夫諱瑛以文學中
鄉舉不第而卒夫人事舅中散公姑壽安郡太君盡
婦道宗族無間言事夫以禮教子有法安貧處約未
嘗愠歎元祐四年正月乙亥終于里第年七十其年
四月葬金沙合祔其夫四男子曰先曰觀曰允曰充
二女子適宇文渭范祖義孫男三人女五人允薦于
國學方萬京師求仕夫人訃至乃歸祖禹先妣崇德
縣太君夫人姊也余顧念先妣即世而諸舅皆喪獨
夫人存今亦亡矣允以銘為請乃銘以寄哀銘曰
歸從其辟終古是宅瞻彼鮮原有敏松栢為善白首
胡報之嗇子孫其昌視此幽刻

同知樞密院趙公神道碑銘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户部侍郎趙公為
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
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薨于位年七十有二訃聞
皇帝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

賻襚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整屋詔
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塋中書侍郎
傅堯俞謀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
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祐 皇
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凡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内歡欣震動頌詠
聖德如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
公召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
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
見者寬厚清靜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
沒而人皆歎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于
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
保諱翰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
諱彬祖妣岐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
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今為整屋人公
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仕為
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主田修學校鄰
邑之士裹糧而至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
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為鑒不煩刑罰而
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祕書丞知彭州永昌縣

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舍之而建郡於汶川因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録及熙寧中朝廷經畧西南就公取其書考為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　帝嘉納對垂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彦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請易置曹漢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乞追昭明等不則受顯逐　帝為改容納之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擇以聞　帝從之先是以六月詔議追尊濮安懿王典禮公首上疏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對辨以定邪正章七上又與呂誨等合十餘疏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為皇三夫人並為后公杜門請罪翌日詔令速赴臺公懷侍御史敦告納　帝前乞

去職詔還其敕告公又上疏以死爭之劾議臣與中人交結惑母后降手書反欲歸過至尊自揜其惡其十月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延和殿　帝問濮園議公曰陛下為　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即二父非典禮帝曰卿嘗見朕言欲皇考濮皇乎公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也　帝曰此中書過議朕自數歲先帝養以為子豈敢稱濮王為皇考邪公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之疑是時連日陰晦帝指天色示公曰天道如此安敢更褒尊濮王乎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公曰　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非臣愚所及　帝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不決者久之會建議者言於　帝以為難與言者並立於是呂誨等皆罷公使還待罪乞與誨等同貶不報閤門趣公入劉復懇請　帝曰卿欲就龍逢比干諫爭之名乎孰若學伊尹傅說留以輔朕之不逮公皇恐退上疏曰臣何敢擬倫前賢亦終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章又十一上遂出通判汾州自是公名重天下　神宗即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入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契丹因奏事　帝問曰卿為

監司久當知青苗法便也公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捨民財誠便今　陛下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時用事者以公有人望可藉以為重欲公助已使其徒陰諭公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公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路轉運副使同列欲更置運事與公議異除公知涇州後公之言頗與事酬復以公為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路轉運使以親老請便郡得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欲置交子以權之命公制置公以謂交子特本錢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轉運使皮公弼議不合章交上朝廷方以事委公弼移公京西南路轉運使以親老不行十年差知陝州未幾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府太平宮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今天子嗣位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拜户部侍郎元祐三年請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開國候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請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任自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先帝詔曰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水官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公

曰開河役夫三十萬用捐木二千萬自河決己八年未有定論而遽興此大役臣竊憂之今朝廷方遣使相視果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由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虜寇不止公曰王者特德不特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戎狄澶淵之役蓋　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虜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而水官復請塞北流公固爭之卒詔罷夫役如公所議洮河諸戎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用師公曰不可御夷狄以大信為本朝廷既爵命之矣彼雖失衆心而無犯王畧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又乞廢渠陽軍紓荊湖之力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公既屬疾猶以邊防為憂及薨太皇　太后諭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公寬仁愛人唯恐傷之色溫而氣和人望之知其長者也其在朝廷義所當為勇若貢育守之不變事君與人一以至誠表裏洞澈如見肺腑故面引廷爭而人主益知其忠未嘗為同而僚友莫之或怨其誠慤素信

於人也娶劉氏尚書駕兵部郎中晃之女賢淑孝敬
配德君子治家有法度先公十六年歿追贈益昌郡
夫人子四人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知唐城縣事
其蚤卒彦詒太康主簿皆強學力行是似是宜孫男
六人基郊社齋郎垂假承務郎堅右承務郎壁墊堅
未仕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戩戡公所著春秋論三
十卷史記抵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
集二十卷西山別録一卷惟公在　仁宗之世為循
吏事　英宗為爭臣　神宗朝出處以義　二聖從
民所望遂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
之效已暴於天下炳於後世列於太常藏之史官考
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掇其大者揭之神道以詔于無
窮銘曰

挺挺趙公惇德有容遺我後嗣實自　祖宗在仁宗
時公始試吏民曰父母來予攸堅簡于　英宗正色
匪躬　帝欽良臣曰惟汝忠爰暨神考公心如一言
有遠從不撓其直　二聖曰咨汝惟舊臣亟其就位
翊我樞鈞元祐之政惟天是若天聽于民惟民是諾
公在廟堂四鄙戢兵靡有內外皆吾孩嬰天嚮仁人
錫公壽考方終相之不憖一老南山有虧公名永垂

過者必式忠厚之碑

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君

墓志銘

元祐五年六月丁酉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為左司諫時已屢疾五辭不許就賜告君奏曰臣不敢拜君命于家疾間當亟起受乃留告閤門以候詔以君久疾不結俸其自止日續結之君辭不受七月小間將受命疾作不能造朝即奏臣不可以脩言職矣願卒辭新命詔遣內侍挾御醫三人診視治療以君清貧命醫毋得受饋候疾損取旨八月君奏曰臣之力憊矣言職不宜久虛願領宮觀養疾西都二聖不得已許之除直集賢院提舉嵩山崇福宮詔曰勿藥有間即膺吾用遣內侍諭旨俾留京師就醫藥賜錢三十萬九月丙寅以不起聞明日輔臣對延和殿未及奏事二聖嗟悼不已命優恤其家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監丞張淳督運木就護殯葬官給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五十萬又賻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內侍問行日賜白金五百兩助襄事十一月甲申葬陝州夏縣太師溫國文正公墓次君字公休文正公諱光之子也其先出於

晉安平獻王孚歷後魏隋唐以及本朝子孫未嘗去
鄉里積厚流遠是生大賢曾祖諱炫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耀州富平縣贈太子太傅祖諱池以清直事
仁宗為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贈祖妣皇
甫氏祖妣聶氏妣張氏皆封溫國太夫人文正公以
道德事四朝進退以天下起相　二聖勤勞　帝室
慰荅民望為元祐宗臣君初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
至孝出於天性文正公與夫人皆器愛之或當遠出
夫人必自挾以往既長入官或數日不返家夫人輒
憂思形於寢厥或踰月而後歸則相顧慘然喜欲泣
敏學過人博通群書熙寧三年以明經擢上第釋褐
試秘書省校書郎耀州富平縣主簿時文正公為翰
林學士奏留國子監聽讀四年奏授守正字五年監
西京糧料院遷大理評事文正公以端明殿學士提
舉嵩山崇福宮修資治通鑑奏君檢閱文字官制易
階承事郎丁母夫人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扶而後
能能起毀幾滅性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五年往
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興君語未嘗不有得
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公之子也
服除授簽書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公事元豐八年以

韓獻肅公薦擢祕書省正字轉奉議郎元祐元年為
校書郎文正公為左僕射力疾入對詔君扶掖上殿
賜緋章服公薨執喪如喪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
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　以予族人其啟
夫人之喪而合祔也號慕如初喪既葬廬于墓凡文
正公終事竭誠盡力無一不致其極者三年服除召
為著作佐郎兼侍講進講明詳傳經義勤　上以進德上
必虛己聽之四年為修　神宗實錄檢討官上疏言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
饉為國必有九年之畜乃可以備水旱比年以來旱
暵為虐民多艱食若今秋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
虞昔魏李悝為平糴之法國以富強東漢永初以後
水旱十年和熹鄧太后臨朝用征和故事徙置飢民
於豐熟諸郡躬自減撤以救災尤故天下復平唐太
宗正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
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
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賢聖之君非無水旱之災惟
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
畜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
四境悉令平糴所在有儲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

國有九年之畜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　陛下先為
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艱俟及豐穰乃為魏文侯
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秉今秋熟令州
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飢民就食
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夫國家積貯惟以安國民安
則國安故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
則不當吝　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
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
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初文
正公在相位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修官制以
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職事亦　先帝詔書本
意也草具未上而文正公薨至是君復上舊藁降付
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十月除右正言以孰政
親嫌辭不就職五年春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
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　上及時窮學
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
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四月詔講讀官
奏對通英閣君初對數　上自強於學以孝德為治
道之先再對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
所宜觀覽　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

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自文正公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復疾親戚勉以肉食終不肯及免喪毀瘠羸然治療不愈至是益侵累奏乞留臺宮觀詔不許遣內侍賜御膳勞問後乃予優告猶力疾解孟子二卷自是疾有加除諫職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劄極言而死無所恨疾病召醫李積于兗積居野年七十矣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矣其子病願速往也來告者日夕不絕積遂行至則疾不可為也沒語妻子以不報國恩為恨享年四十一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處士相弔於野市井之民無不哀之君篤行內外淳脩必欲如古人燕居如對大賓動靜有矩法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於祭祀為人潔廉未嘗言財文正公既葬二聖遣使賜白金二千兩立神道碑君以文正公葬皆官給碑已具固辭不許遣家吏如京師納之其事君務責難非竞舜仁義之道不陳於上前待族人委曲周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信久而益親有文集十卷初娶張氏朝散郎保孫之女追封真寧縣君再娶張氏大理寺丞淮之女封安仁縣君二子曰植白桓皆承奉郎桓早夭三女長適假承務郎楊克觀先

君卒其二皆幼祖禹與君固修資治通鑑同為正字
著作同修實録同侍經筵相與猶一體也君初疾屬
以後事其孤請銘嗚呼其可勝哀也夫銘曰

烈烈溫公迪我　祖宗卒相　二聖以成天功公休
之賢是學是似民曰幸哉溫公有子溫公有子　天
子有臣世其休風澤我下民執紼　帝前曰勸　帝
德　帝曰良哉補予袞職惟其所有訖未一施中道
而止天實奪之惟人之生惟德可久沒而民思是謂
不朽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誌銘

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胡氏故寶文閣待制通議大夫彭城開國錢公
諱暄之配也其先居婺州之永康曾祖澈大理寺丞
祖承師尚書吏部郎中贈禮部侍郎父貢右班殿直
母朱氏夫人幼失所怙世父尚書公則愛其容德有
異親鞠育之尚書為三司使徙家開封遂為開封人
彭城公吳越忠懿王之孫英國文僖公之子少以文
學有聲場屋間英國夫人尤所鍾愛慎擇昏姻聞夫

人之賢遂委聘焉錢氏宗族盛大夫人入門內外莫
不贊賀從姑入見　仁宗面賜冠帔彭城公陞朝封
文安縣君夫人孝於姑順於夫和於娣姒待上下親
疏皆適其宜性寬裕凝重雖燕必莊未嘗有疾言遽
色閨庭自肅彭城公不殖財產累官列卿而家甚清
約夫人能安之稱家之有無以遇親賓教諸子有法
度故皆謹飭自立鼎寧中　仁宗女周國大長公主
將下嫁　神宗擇主婚欲得士之敏秀而文者夫人
之子景臻在選中　帝見其名氏曰此大勳之後忠
孝之家當無以踰矣召見大悅即詔以景臻尚主擢
彭城公少府監進封夫人同安郡君入謝禁中　帝
勞問甚渥顧謂近侍曰溫厚若此宜其有令子也再
錫命服彭城公出守南陽夫人入辭　帝見所進名
猶稱郡君詔封永嘉郡夫人是日三宮幸後苑因留
侍宴在鄭得風痺疾大長公主遽入面請遣其子景
升省疾詔乘駟以往彭城公還朝賜第於苑城之北
與主第相望初　神宗詔陳國長公主等行見舅姑
禮及大長公主出降中書請如故事　帝曰大長公
主朕宮中每見必拜雖皇太后亦敘姑婦之儀不
可與朕諸妹等也宜依兗國公主之禮然大長公主

天性孝恭每見夫人親執婦道旨甘温清唯恐不至
夫人春秋既高恬愉安養十有餘年歲時家人獻壽
綵服戲膝下孫魯滿前未始以貴盛自驕嘗謂人曰
吾何以致之此自錢氏德澤長遠爾吾敢忘平昔乎
今上祀明堂加安康郡太夫人夫人篤信釋氏晚年
深究性理悉殺生類未嘗鮮食將終方晝寢忽謂左
右當掖我興正坐奄然而化時元祐五年十二月丁
巳享年七十有六上與太皇太后 皇太后遣
內嬪臨奠賜白金千兩 皇太妃淑妃亦問卹相繼
大長公主為姑行服哭臨如禮 太皇太后聞之遣
使賜縞帛二百疋子男十二人景杰成都府温江尉
蚤卒景略右朝奉郎景歷右奉議郎先夫人而忘景
升右朝散郎景綦右宣德郎景孺保靜軍節度推官
景動復州玉沙縣令規集慶軍節慶推官景臻隨州
觀察使駙馬都尉景振右班殿直景持景特皆右承
務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少府少監吕希績次亡
孫男女四十四人忱右騏驥副使及次男宜春郎立
及次女皇家所自出也恢前汝州司理參軍愷博皆
右班殿直懌潞州司理參軍悌顗昌府法曹參軍愔
陳州司理參軍愉太廟齋郎忭慎愔皆假承務郎憪

忻恂惕怵惲慲悟懔未仕二未名女適宗室右衛率
府副率令珂次適右班殿直夏大章次適宗室右千
牛衛將軍令珪餘在室曾孫男女六人彭城公以无
豊八年薨葬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諸孤將以夫人
捐館之明年二月辛卯合祔以少府少監呂君之狀
問銘於太史氏不唯紀夫人之懿行亦所以見本朝
家法之正也銘曰
胡本姚氏帝舜之胄爰及太姬實啟厥後錢以吳越
入為帝臣毓慶蕃昌世惟有人忠懿之孫文僖之子
夫人宜家並受多祉　仁宗天屬　神考擇配夫人
有子以賢克對夫列近侍啟封大邦赫弈寵榮一世
之光壽考令終歸從　皇辟魏陵之原閟此幽刻

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呂公墓誌銘

公韓希道字景純其先自太原副留守始為河東人
由文穆公而下三相五尹遂家開封世族冠天下曾
祖蒙亨大理寺丞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
祖夷簡守太尉致仕贈太中書令兼尚書令秦國公
謚文靖公配饗　仁宗廟庭考公綽翰林侍讀學士
贈司徒曾祖妣李氏祖妣馬氏妣上官氏封魏秦英
三國太夫人公為兒童時已端愿不妄言動文靖公

參國政奏授校書郎遇郊禮將復奏遷官公方七
歲固辭請及族人之未仕者文靖公由是奇之慶歷
六年獻所為文二十卷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司
徒出鎮永興秦鳳皆以書寫機密侍行入判登聞鼓
院宗室女之子列得官無嫡庶辨公上疏請殺庶子
官爵至今以為定法通判揚州大姓湯氏訟閱十二
年不決部刺史檄責州將悉之公曰世豈有不可窮
竟事實耶請不問先治吏果得情鞫吏受財數百
千黥吏止訟三司使卽必以解池歲課久負慎擇守
秦公知州事陝西轉運使張靖言薛向監法非是詔
委近臣同三司考究漫生監歲約增二十餘萬緡靖
以為非實移公案驗公曰漫生監歲實若以為欽卽
溢欽分布諸路害鹽法如此雖無慢生可也議者以
公言為然始解人不知向學公毀淫祠及寺無舊額
者百餘處取其材廣學宮士得居處講習卽學為公
立生祠知和州郡境有麻湖瀕江二十里環湖田數
千頃無畜泄之備雨久則田皆陷澤中為一方患甚
鉅公疏河通江介湖中為溝港通運舟遶城中數千
萬斛朝廷優賞其功熙寧六年初行免役法有司欲

過取羨錢公召諸邑令使量民畺為入額一定無所
增損使者謂公措置不當奏劾以他事竟釋罪而朝
廷以公所定役法推之一路為式　神宗方講修馬
政置河南北監牧二使樞密使陳公升之薦公權領
其事朝廷素知公遂任為河南監牧使公建議川茶
色帛蕃部資以為急用印蜀茶歲出不勝計積久賤
即棄之內帑緡帛新壓故不時泄且壞請以西川上
供銀易茶帛漬損者變緋綠轉致塞下以易蕃馬詔
即行之併廢原武淇水兩監歲省錢二萬緡民佃牧
地四千五百餘頃得租六萬斛以助買馬朝廷方委
公馬政而獻言者以冗占牧地民兵請一切廢監公
言兵馬錢穀國之要務兵闕可招錢穀可斂馬政不
可旦夕得唐初因隋馬三千匹命張萬歲領牧事麟
德中孳數至七萬六千置八使領監跨蘭渭秦原四
州之地猶為狹隘國馬之盛獨稱有唐而緩急有備
今兩監牧地止二萬頃比唐十不及一臣承乏領使
國馬大事不敢避萬死盡言書上建議者慚沮不敢
辨乃据公以報孳息不實卒廢監公亦還朝　神宗
察公言直釋其罪公初以奏課對　神宗諭以言者
欲於沙苑牧羊計綱入京公言此細務臣不敢煩天

聽上曰有唐故事公曰唐都雍去汝苑近今京師非
比也條其利害凡費緡錢數萬　神宗釋然納之為
開封府推官民有相詈激語近訕上無悖慢情尹及
同僚皆欲以指斥抵法公力爭請上聞　神宗果笑
曰小人無知灼非本情釋之府中皆嘆伏癬火延燒
此屋坐左遷監南京糧料院數月朝廷察其非辜遷
知滁州又知汝州權發遣三司都句院除知澶州辭
日　上諭公以河徙欲鎮安百姓執政進擬從官朕
選用鄉公至澶以治績稱秩滿再任河朔保甲白晝
持挺公為盜教隊巡檢和德挾提舉司勢因緣枉法
掠聚貨賄監司隱忍不敢詰公一日發其贓狀僚屬
皆惶恐公即獨奏其事捕德下獄提舉官聞之馳驛
至澶取保甲囚盡釋之公曰山可移獄不可變既窮
治取其首領於刼掠處斬之餘皆配隸澶人感泣朝
廷亦命他路監司審其獄皆實重貶德自是與提舉
司益不協保甲有犯法者諸邑稍加懲治則必反中
以他事公檄諸邑保甲犯法有疑必送州至則悉論
如法提舉官怒欲劾公其同僚以公辭直不敢書乃
已元豐五年夏河東注靈平堉一夕潰岸幾決公曰
此正前日之曹材也事不可再即馳至河上自督役

河得無虞先是河決小吳南直靈平下埽甚急當歲有水患乃請開大吳口導河循西山北流論者以為得禹之舊迹自是曹村無水患矣轉運判官張適上河朔鹽利以助邊計訾訾推行之公曰　祖宗手詔在北門地多斥鹵民所衣食故通鹽不禁河朔之人可安不可擾適深恨怒初澶河未徙南北城相望河貫其內故并河為禁地河既徙而北流人往來退灘未有禁有盜十餘人劫掠他州縣夜道退灘適因奏強賊由城中過法當案責守臣遂罷還朝今上即位朝廷亦悟公無罪除知湖州吳興六邑出役錢七萬七百餘緡而募直止四萬二千其餘為羨公首請蠲除書上適與詳定所議合即施行之徙知亳州淮南饑仍歲大雪民凍餓瀕於溝壑公至即請出常平倉粟賑救民有壞屋以爨公不俟聞發官芻藁之公上言朝廷以孤幼財產盡録以寄官俟長而給之此仁聖惠卹之至也今之諸路監司不能上體朝廷意往往假貸藉以為他用民有終身垂白不能得者請立法毋輒貸用入為少府監元祐六年三月乙丑寢疾終于京師興寧坊之第享年六十七公性寬厚平居沉靜端默雖子弟不見其喜慍燕寧元豐中士急

於進取公雍容其間安分隨所適而樂遇事有不可
必力爭　元祐之初吏治寬平公雅量自如亦不改
其故常為十郡皆有惠政去而人思之有文集二十
卷其官自祕書省校書郎五遷為太常博士又七遷
至太常少卿易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左中散大夫娶
虞部郎中王珣瑜之女累封華原郡君先公五年亡
子男九人之問朝奉郎延問宣德郎君問通直郎昭
問宜德郎榮問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徽問真州六合
縣主簿舜問泗州司理參軍蜀問假承務郎次不及
名延問先亡女四人長次皆適宣義郎張埴次適通
直郎王慱古次適宣義郎張卿佐孫男十人時中蚤
亡有中守中剛中並假承務郎和中惇中並亡民中適
中餘未名孫女十人其年六月壬寅諸孤奉公之喪
葬鄭州管城縣懷忠鄉神崧里司徒公墓之右華原
夫人合祔前葬以太學博士許君之彥狀來謁銘謹
諾而銘曰

溫溫呂公惇德有容奕世不顯公奮自躬有惠于州
有勞于使惟帝知之乃命以事屢進屢已不見色辭
如川之渟人莫撓之謂公不達公事　四世開國中
都正卿是位謂公不壽亦既耆老公多孫子福禄是

保懷忠之原神崧之宅嗚呼吕公茲謂不沒

壽昌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曾祖繼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陳國公祖兼著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魯國公父子馭尚書兵部侍郎致仕其先青州益都人夫人伯父沂國文正公曾相　仁宗徙京師今為開封人夫人幼聰悟妣張夫人卒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張夫人至孝張夫人愛之如所生十九歸于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左正議大夫張公仲莊張公太府卿君葉之孫祁國文孝公觀之子夫人逮事太府奉舅姑盡婦道文孝立朝居家細行必謹有漢萬石君之風夫人動循法度文孝嘉之曰有婦如此吾家無憂矣文孝公薨不月而姑河南夫人亦捐館夫人毀瘠幾不能勝治喪事以禮睦族人以恩族人之貧者出奩具以周其急撫諸姪如己子由是內外皆尊敬之嘉祐中正議守[illegible]州還卒于京師二子皆未冠夫人畢力襄大事嚴治家庭性仁愛寬厚待子孫過婢妾無大聲色而閨內自肅平居服飾簡素歲時祭祀常先諸婦視牲滌濯雖老不懈凡家事無改於舊率如正議時初文孝將薨召夫人屬以後事夫人奉遺訓斯須不忘教子

必以禮義常曰文孝以德行起家清白之訓以屬於
余子孫當勉以繼之勿使人謂家風衰於祖考則為
孝矣少好内教老而彌篤晨起具服焚香誦佛書視
外物翛然元祐六年七月庚申寢疾卒于京師武成
坊之第側身而沒神識不亂享年六十有七以正議
奉郎吕昌文次適右宣德郎王价餘幼亡孫男二人
山九女二人長適右承事郎吴某次適進士趙希旦
其年　月　葬河南府　縣　鄉　里
祔正議之墓銘曰
夫人之生德禮之門歸于令族仁孝之昆爰初盥饋
夙夜勤止乃薦頻藻以奉永祀為婦為母皆可矜式
視其子孫足以知德傳家之訓在後承之詔于幽壤
系此銘詩

朝奉郎郭君墓誌銘

君諱子皋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廣明之亂六世祖御
史中丞甫從僖宗入蜀弟及為廣都令遂家焉曾祖
漢平祖仁渥贈職方員外郎父輔尚書工部郎中梓
州路轉運使累贈光禄大夫母徐氏贈天興縣太君

君以光祿蔭補太廟齋郎好學屬文嘗薦於有司初
任成都府新繁主簿丁內艱服除調成都犀浦主簿
邛州大邑主簿陝州司理參軍舉者十有四人改衛
尉寺丞知邛州大邑縣縣北與蜀州晉原接境每歲
二邑之民鳩工為堰決渠溉田晉原據上流有餘則
注之他江以邀邑民得重賂乃不為病謂之買水人
素苦之君至均以夫井斷木為平以限水廣深多寡
自木為準目曰水平由是大邑之水不買而足號為
郭公平舉監成都交子務以二年為任監司奏留君半
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
官民利之先是交子務以二年為任監司奏留君半
歲遂著令以二年半為任舉者三十人知昌州遷太
子中舍易階通直郎瀘卒譙青因慽戲殺人獄五徙
輒變監司委君一訊而折以具獄讞竟獲免死於是
一路獄之難決者多以委焉徙知劒州官軍討瀘夷
道出劒閣戍闕卒數十人輒亡從軍以幸戰功父師
還主將悉捕送郡有司以為禁卒逋亡踰月當死君
離戍從軍非亡命也止罰釋之郡當兩山之間民架
竹為茅屋依山而居故多火災君教民易以瓦官為
陶瓦貸貧民不費而革自是無火患遷奉議郎知利

州　今天子即位覃恩遷承議郎以疾請便郡歸成都遷朝奉郎元祐二年四月十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五君居家孝友族人有貧不能葬者君出家資市地具喪以葬居官忠信明習法令精於吏治務在愛民不以勢利易其守以是所居可紀所去見思娶石氏中大夫洵直之女封　縣君六子曰瑀蜀州江原主簿曰瑜太醫局丞曰瑀曰璉皆業進士曰瓛曰某蚤亡四女長適進士陳叔達次適進士史折其二亡孫男六人女一人以六年　月　葬于鄉里君蚤有退居之志嘗曰仕為郎其可已矣及病乞致仕命下而卒銘曰

郭氏自唐從狩于蜀世有令人以暨光祿恂恂使君孝友篤誠有惠在人不隕厥聲爵位豈多岳牧方試壽老豈多耆耋未至如彼泉流既深既長慶在後人子孫其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鄭公墓誌銘

元祐六年五月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鄭公穆王上表乞骸骨　天子以提舉杭州洞霄宮祿之而不煩以政敎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奏疏曰穆雖年過七十精力尚強自為布衣閩中士人稱四先生穆其一也平生歷官多掌學校在府十餘年持身清謹未嘗有過擢居左省論議不苟漫為祭酒多士矜式旋觀其人終始無缺年耆德茂力求引去在穆進退為

可榮而為朝廷計則可惜也古者大夫七十而
人君未有許之故有不得謝者則賜之几杖安
處憂商周皆然也祭酒為國子師非藉其筋力　辨
職事正宜用老者為之不必拘以年願留穆舊職以
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不報太學諸生千餘人以狀
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公亦不報公將行公鄉大
夫多為詩以贈之三學之士皆為詩空學出祖供張
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學官拜杭州明年正月
辛丑告終于皇華館年七十有五將葬子璆使人來
請銘祖禹接公於館閣又為僚於左省實知公者其
何以辭乃序而銘之公字閩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唐
末高祖為王潮所虜入閩遂死之子孫家福州今為
侯官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以公貴累
贈正議大夫妣曹夫人以賢孝稱於鄉黨生公及一
兄一妹常教之曰汝曹當各為世人矩範乃足吾志
封追對文城郡太君公醇懿端謹出於天資始志學閉
門讀書或累月不出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與
鄉人陳襄陳烈周希孟為友皆力古人閩中號為四
先生天下聞其名鄉閭及四方之士稱弟子者以千
數舉進士廷試不第居正議喪哀毀盡禮既葬將廬

於墓而終焉門人族屬敦勉且告以正議遺命乃復
有任（仕）進志皇祐中再至京師六試於有司四為第一
登進士末科仕為河南府壽安主簿詔任滿以為
國子學官至　不數月西京留守王舉正奏為西
監直講久之　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
院書籍（籍）滿歲　館閣校勘累遷太常博士乞納一官
先南郊追封考妣許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得通判
汾州　神宗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閤改
諸王侍講時王府官猶闕員陳襄為御史知雜事因
進對言府僚不可不慎擇人　神宗曰如鄭穆德行
乃宜左右王也公居館閣三十年非公事不及執政
之門在王府一紀每講說可為勸戒者必反覆極陳
之二王敬深禮為元豐三年請外任知越州特遷朝
散大夫至則修校舍飾先聖像帥屬學者先是鑑湖
以旱乾民多田於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既而
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積）至萬緡公悉奏免之未滿秩
告老差管勾杭州洞霄宮　上即位元祐元年入為
國子祭酒三年揚王荊王請為侍講罷祭酒除直集
賢院復入王府荊王薨為揚王翊善太學諸生上書
乞公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

祭酒人曰鄭公長者居門下必簡靜公遇事抗直無所避士論益多之請解祭酒許之五年除寶文閣待制復為祭酒公自為直講及祭酒諸生請問祁寒大暑必朝服接之童子進見亦以禮迎送諸生尊其經術安其教訓心悅而誠服之其成就人才為多都官郎中張景晟公妻兄也將死遺公白金五百託其孤公曰託孤吾所願金豈宜有哉歸金而恤孤皆得其所先妻陳氏樞密直學士襄之妹蚤卒追封永福縣君繼室張氏太常丞師雄之女封同安縣君陳夫人生一男三女男曰璆通州軍事推官女長適楊子令張溥次幼亡次適左宣德郎林敷先公卒孫男二人畯畛女一人公之東歸也過廣陵愛其土風淳厚復邇先世之居曰即此亦吾之故鄉也買地築室于州之積善坊及沒璆遵遺命以其年八月某日葬公于江都蜀岡之原銘曰

有宋醇儒曰鄭先生幼壯及老惟一以誠鄉黨高其風天下仰其名王府求傅學者求師　天子不違皆以昇之惟其道德衆之所資有始有終無愧幽顯銘公之蹟以勸為善

集賢院學士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賦字正臣唐申國公士廉之後五代祖官於中山因為中山人魯祖整不仕祖柔贈左神武將軍考尹右衛將軍累贈太尉母氏某郡太君所生母楊氏累贈遂平郡太君公以太尉蔭補右班殿直景祐中登進士乙科改授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太常少卿　神宗即位遷光祿卿特拜秘書監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進集賢院學士元豐官制易中大夫　今上即位遷太中大夫以通議大夫致仕公初為武爵非其所好力學中第乃仕知真定府真定縣通判劒州成德軍邢州石州知慶成軍衛唐滄潞蔡廬郢七州提點陝西河東兩路刑獄判尚書司封太常寺提舉萬壽觀最後守郢求閒局再提舉崇福宮遂請老公在成德永寧軍雲翼兵謀作亂公密知之以白主帥主帥委公平其事人遂以安先是保州軍亂掠公私金帛萬計撤公往受而復散之皆得均一以其事聞朝廷旌賞焉慶成地狹民困於役殆無虛歲多破產者公言於朝十減六七民力遂寬城東歲被水患募民築堤禦之軍城獲安衛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有小忿即毒之每閏歲殺人尤多公命擒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絕饒州有冤獄吏累

守不能決公奉制推鞫不數旬而辨人皆服之婺州
民相率詣轉運使請從公易其守唐州土曠民寡稅
入至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圖籍考之自唐乾元
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亂及
本朝承平今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
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
兩河飢民計口與田比公罷歸增民萬一千三百八
十戶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
地皆為良田歲益稔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
四十有四詔書獎之曰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
矣朕上思之鄉招懷飢流墾闢荒梗繕脩陂塲績效
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遠此公再治唐凡五歲與前守
趙尚寬皆蒙褒賞 天子諭執政曰尚寬等在唐闢
土疏水招輯民戶殆無曠土已有成效宜宣布治狀
加職以勸天下公自直龍圖閣至集賢院學士皆朝
廷嘉其墾闢之功也中人程昉以帶御器械領都水
外監丞奏請於滄州境開西流河口引水河南州城
西入北流河灌三塘泊公時守滄州執政先以書抵
公意其協力公以謂大河迫州城歲增隄防猶恐奔
溢不可妄引不從昉卒開西流河費工鉅萬

而功亦不成昉方以貴近用事執政者主之公力排
其說後昉數以事揭公而卒不能得公上言二府大
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間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
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
言　仁宗時兗國公主不嫁一第之費緡錢數十萬
它物稱是臣聞禁中今有大長主長主丸凡五人若皆
以兗國為比則其費無極乞講求前代及　祖宗時
典故取中制為定式俾有司守之又言國家置提點
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自罷武臣以來多
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賊盜兵甲而刑書繁多省
閱不給若委之吏則為大弊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
平讞疏駁又言漢有雲臺唐有凌煙閣皆圖功臣
祖宗有天下以來文武之臣有大功者不為少而繪
像之制未聞宜於禁中建閣圖寫命詞臣為贊事多
見施行公雖歷顯仕家無餘貲退居襄陽元祐七年
冬十月戊寅以疾終享年八十有四有白雲集十卷
雜文十卷奏議五卷刀筆二十卷事類書抄一百卷
娶某氏封　郡君三子曰興嗣未仕曰興仁如京
副使皆先公卒曰興禮北京留守推官一女適進士
李齊孫五人傳正三班借職傳式傳行皆郊社齋郎

傳慶傳道未仕孫女六人公歷內外官幾六十年天資強力無一日少懈為人剛嚴內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紀之衢唐二郡民為立生祠云八年九月丙申葬襄州襄陽縣順德保檀溪之陰夫人某氏祔余從祖父奉議郎嘗為公掾屬公深知之公既沒其余觀熙寧中　天子方留意民事興農田水利遣使（當）者四出冠蓋相望留此之時士大夫爭言功利然考其實未能如所言也唯高公自治平中致政致民政招懷流亡戶口歲增發於誠心勞來不怠與夫希世而為之者異矣故　詔書最先褒賞數進職秩以風天下之吏比之召杜豈虛乎哉嗚呼高公施實德于民而見知於人主生有顯榮沒有遺愛民垂後世為宋循吏廩廩古人之風烈矣

長壽縣太君聶氏墓誌銘

夫人聶氏其先太原人曾祖被遵差贈大理評事徙君陳祖詠右補闕贈尚書刑部員外郎父震太常博士秘閣校理母呂氏永樂縣君校理以德行文學名一世生五女皆適士大夫之賢者夫人其季也年十七歸郝氏郝公諱戩蔡人也夫人之歸諸姊之夫皆已

官達郝公家世清白篤行苦節夫人安於淡泊若將
終身郝公晚登進士第為通山令年五十以父耋老
上書辭禄守太子中允致仕請蔭授父官未及命而
丁憂居喪毀瘠負土趁墳廬墓三年乃還家　詔賜
粟帛大臣交薦朝廷累降告命起之郝公志不可奪
所親或勸夫人公方年踰知命盍勉以仕乎夫人曰
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
郝公終辭不受由是贈父大理寺丞母斛斯氏繼母
顧氏冉氏田氏皆追封縣太君夫人事舅歷事皇姑
前後如一皆以孝聞娶族衆多接之禮意得宜郝公
三妹在室夫人愛養過於己子夫族有甚貧者日周
其急亦奩其以繼之嘗餘家人曰事能忍則何所不
利至於妾御亦不加以聲色中外未嘗有間言教諸
子涖官守法廉慎平恕勿為苛察故諸子從政所居
稱治所去見思夫人從夫封長安縣君以長子升朝
進封長壽縣太君元祐八年九月戊戌終于河南府
福昌縣季子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九四子皆力學長
闢之及進士第累官左朝奉郎大宗正丞闡之右宣
德郎知汝州郟城縣事皆先卒問之河南府永安主
簿閱之鄉舉經明行脩為福昌尉二女長適進士董

誌蚤卒次適鄉貢進士李祐孫男女二十九人魯孫
一人夫人之没福昌吏民往往聚哭盡哀喪歸蔡過郾
城次于舊治邑人輟耕罷市吊酹而哭皆曰此教善
其子者也夫人亦出閨闥而仁心所感如此其年十
一月甲申祔于西平縣明化鄉德化里郝公之墓初
夫人伯姊嫁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是生太師温國
文正公夫人既葬季氏以左朝請郎元某之狀來請
曰先君之葬文正公銘其墓惟吾母之行不可以隱
晦不聞願為之銘余諾而銘曰
惟古君子必有賢配敬修于家由内及外猗歟郝公
孝感神明實惟夫人輔以至誠克成其夫又訓其子
立朝居官是有是似天錫之報壽考令終子孫振振
不墜素風黔婁之妻孟氏之母柬考夫人無愧於古

集賢院學士知潞州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魯祖琪贈衛尉少卿
姚寯氏安陵縣太君祖文都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
尚書姚孔氏河南郡太君高氏許昌郡太君考景光
祿卿贈太尉姚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郡太君
公太尉長子幼好學十歲能屬文賦詩有警句尚書
拊其背曰大吾門者汝也浔任子恩辭以與其弟尚

書益奇之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遷臨晉令以太尉疾解官侍養太師文潞公舉公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李夫人憂外除為虢略令又丁太尉憂終喪為脩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為稅籍朝廷遣使案畝加租摠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脩武廢為鎮民以為不便公力爭不能得察訪官欲奏留公領鎮事公辭之改垣曲令他邑歛青苗錢類以嚴督取辦公不答一人而輸以時足代還改著作左郎今范丞相師慶州簽書判官摳臣薦公得召對 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用上殿恩得僉事河陽判官今呂丞相守長安辟簽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為都會事多何公以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每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嶽祠以避之亦賴呂公力護護免官制行改奉議郎代還簽書湖州判官遷承議郎

今上即位遷朝奉郎賜五品服　神宗山陵歸獻肅
公守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
役用司馬文正公荐召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
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司官
不散青苗錢廣儲畜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
論奏無虛日多所荐達人無知者　太皇太后嘉公
正直問公民已蘇息未　愛民當如赤子朝廷自非臺
諫公正執政得人一人耳目何由盡天下事又諭公
荐賢不當避親避親則有遺賢朝政闕失當安心言
之勿畏避公自以遇　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
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啟沃多見施行遷
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
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
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
易吏以省送迎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飢遣
公振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改左司員外郎遷太
常少卿除侍御史議明堂請天神悉從祀諸陵荐新
復　祖宗之舊西戎疆埸不可許以城寨拜右諫議
大夫賜二品服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
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群臣

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脩德
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為疑似之言以論事求補
外除集賢殿脩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事中劉丞
相罷政守鄆公對(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復
脩撰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
靡間言為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虛己常
若不足脩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
守亳亳人懷其德為之立祠亳大飢公開倉賑濟量
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
至者相踵公勞來安定日為食以食之一日食飢者
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親禱雨
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胡先
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
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致知格物為
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
忘見善勇若責育唯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
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

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衛尉寺丞恕之女封壽仁縣君子男三人純之假承務郎二蚤夭四女長適洛陽尉范鎬次適三班奉職時操先公卒次適河中府教授程頴次許嫁假承務郎王康民孫男二人完假承務郎宏幼有諫疏文集若干卷其年五月壬寅葬河南偃師祁村北原先塋之次弟左朝奉大夫光逢與孤純之請銘余昔友公於洛又為僚於左者公余之所畏也銘其可辭銘曰

嗚呼公狷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祁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范公墓誌銘

紹聖元年四月詔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范公知河南府留守西都既拜命閏月壬申以疾甍于河陽府居之正寢年六十有五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賻恤有加以右銀青光禄大夫告公第其年七月己酉葬河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池原范氏之先本家長安唐末避亂徙蜀為成都華陽人公諱百禄字子功曾祖諱璲贈太保祖諱度贈太師考諱

錯以衛尉寺丞致仕贈太尉曾祖妣張氏祖妣李氏
龐氏妣郭氏追封嘉漢唐昌四國太夫人太尉五子
先公中大夫為長公其季也少頡悟秀拔力學不舍
晝夜季父忠文公文章為一世所宗太尉携公入京
師忠文奇之曰廊廟器也年十六游太學諸生少之
己而文辭聲名在千百人上衆乃驚服舉進士中第
釋褐為應天府楚丘主簿渦河役民夫數千人公拊
循愛養不一月工畢縣人德之相與為佛事三日為
公謝以荐者為州(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除調綿州
龍安令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
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濮安
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
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
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招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
涌井溢又曰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
也門内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
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
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又陳十
二事以勸上德考官第策入三等　英宗親覽嘉歎
欲不次用之為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秘書丞知彭州

濛陽縣國朝制策三等惟吳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為
丁昌國憂終喪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
公御史召對固辭神宗從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
獄發運司應詔於江池等州市木修金明池橋梁郡
縣以户等科之民以為患公奏曰　陛下勤儉之德
出於天縱今有司乃以方士所無有而求市於民恐
官吏督責或有不堪其求者矣詔即罷之徙利州路
閬州兩稅外有新稅自唐僖宗優山南免其稅移之
閬中由是山南輕而閬重公請免新稅歸山南利守
用武臣有周懿者以贓虐敗公又言至道前文臣知
利州其後以右職兼監益利兵轄文龍邊界今領郡
政右實兩失乞選文臣知州而武臣監路分兵則名
分正事任一皆如所請瀘夷犯清井官軍覆敗選部
使者經畫其事徙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既而檢正
官熊本為察訪專節制使者聽于軍所羅箇墓夷數
千人窮慮請命裨將賈昌言貪功欲屠之公諭以殺
降之禍未聽亟見本謂之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彼
以窮歸我而君將殲之乎本矍然遣屬官程之元持
檄畀昌言受其降召還同知諫院歲荒民流公三上
奏乞以清閒之燕召政府大臣詰其所因使各書以

對所以勞徠安輯之策又言民方困苦而定令未已有手實告匿之法有保甲給請之制臣為謂治務有先後理勢有緩急今不先安民而亟欲行法前日之令固有未便設復為此而至於擾則周之餘黎不殆乎靡有孑遺也哉乞以臣前後奏疏諭大臣使講求今日之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公在言路不為許激朝廷小事有所不言所言多天下大計 上亦以是知之時郡縣常平或不知發或增價與民爭糴或自為閉糴之令河南開封諸邑不恤荒凶而督累年逋負決河淤田而平原沃壤反有浸灌之害公悉以聞又論手實法曰造薄手實告匿有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必不如法意而至於騷動此生民治亂之所繫也户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常行蓋謂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許人人為仇怨禮義廉恥其可得乎設若役錢由此暫均而使四維垂失所損孰大其後手實竟罷常平法行郡縣吏有註誤輒以罪去公奏曰立法之始既要之以謹嚴成物之終宜濟之以寬易請薄其罪使得自新五路兵置三十七將選授或非其人事任過重且許辟召布衣為參謀公上疏曰今

大將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勳蔭恩澤用有以療敗
收有未嘗歷邊任經戰陳有以故群盜浔官而才無
聞有碌碌無他能適以幸會有微功而遷官顧詳覈
其素若功與夫舉者當否之實校其所長參而伍之
又列其甚無狀者十有四人姓名以上且曰付之新
格責以訓練給銅符以備差發賜鎧甲以寵軍容所
在長吏不得而預然匪人十數麤麤暴之才一夫之勇
但可為人指衆而未可滋衆也況又委之辟使臣許
以察臣吏小人處此必有乘忭識慮無取紀律不明
五千之兵何所不至乞依畿縣舊制將佐專部分教
閱餘即付之州縣而罷參謀上善其言皆見施行
選人鄭俠上書言事語狂悖付諫官御史雜治公請
對奏曰連逮者衆或可寬宥願諭治獄之臣戒其延
蔓帝覽奏色厲曰俠詈朕公對俠狂生安足為陛
下輕重以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
帝改容嘉納詔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絀諫官班以
沮之公奏曰　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
其班所以明分職厲官守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
綴而省知諫院則絀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悅會
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嘗以

仁宗御製

詩贈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以龍方訊鞫而宰
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鍛鍊士寧罪公奏
士寧熒惑愚婦狂童以致不軌當誅無赦禧縱出有
罪以媚大臣不可以任風憲朝廷以御史知雜摳窓
承旨辨曲直主者直禧公坐落職奪一官監宿州酒
稅久之 上察其非罪就除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
知唐州官制行為司門郎中遷吏部元豐七年除起
居郎明年召試遷中書舍人司馬温公議復差役法
公謂温公曰熙寧初其為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
牙前數百人而民甚悦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剥為
法之害令第減出泉之數以寬民力可也温公不從
及議郡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公押刑
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今日執事而受賕明
日罷役復以財遺人既以重法絕之將見當黥衣赭
充塞道路矣温公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是年
冬使遼接伴蕭祐曰 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
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圍飛放否公曰無有也 上
曰出視朝近臣奏事百官各以其職進已而御便殿
召儒臣講讀經史宴息則覽中外章疏以修政事此
所以為樂也祐嘆服次會同館說儀制公為右酱國

信使引左傳而不問皇帝聖躬公曰儀未盡也何獨
問太皇太后而不及皇帝太后而不及皇帝必正之乃可館伴梁
援曰此萬世法不可改公曰是豈可為法者邪反復
詰問虜屈而從之遂兩宮宜問使還權刑部侍郎有以
強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
而温公謂宜論死公請間言之温公曰強盜可憫也
殺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書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
制刑而謂之不爰原情而謂之無可閔則不可今予
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
獄歲以萬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温公復
書曰鬬而救死尚可貸也因田稼而殺人牽牛蹊田
奪之牛且不可況殺人乎此介甫鷙鶩獄也公又曰
昔楚子臧陳而縣之申叔時惡其臧人之國而欲復
之也故有蹊田之譬設有此訟不過還之牛而息訟
矣今也初無殺之之心非若利於得牛而有之也遂
寘之死與還之牛豈不異乎恐遂為例則差之毫釐
後將噬臍其可得邪温公不能奪卒從之朝廷以公
議獄持平真拜刑部侍郎先是元豐八年冬詔天下
奏獄不當讞者案其罪有司重請讞斷刑峻察至有
枉情以合法者公奏曰縣寧之令非疑慮與可憫而

輒奏者免駁勘至元豐刪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貸配有不當即奏劾自是官吏畏法罪不悼論殺囚以元豐六年至元祐六年冬十月終死者貸者之數以聞明年奏獄門下者多駁正當貸者皆欲殺公屢以告不可退又與執政書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亦以閣刑部太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同各以上公自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疏極論其事疏奏悉如公既請宥諸囚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擬例從貸免逮今八年其所活不可勝計矣遷吏部侍郎右選官冗累歲乃得調既赴官而宗室許占射成資即罷去為筦庫者患之公奏請宗室員外置不獨恩厚公族且使在官無非次替移之怨時患員多無以注公檢索諸路久闕員而州不以報者百餘所亟補之人情悅服外選所以便遠官久而有僥倖公請周集注法人皆以為宜領詳定省寺敕令公患吏胥猥冗議加澄汰以白宰相宰相遽欲廢其半公不可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銷之自今犯法及

死亡皆勿補不數歲所減過半矣宰相不從於是胥
吏之去者怨讟囂然至有弃妻子凍餒而死者吏額
書成賜金帛公固辭朝廷從之初元豐四年河決小
吳元祐初水官請於北京之南開孫村口引河還故
道宰相主之朝論異同不決三年冬命公與給事中
趙公鍚同行視公歷東西二河觀地形宂利害而東
流高仰北流順下河不可回中途即馳奏至黎陽閱
舊牘得　神中詔都水使者李立之曰河決小吳東
流故道已淤高理不可塞宜勿復閉決口俟見大河
歸納修立隄防公又以所得　先帝詔書并陳之時
宰相多以回河為便見公奏不悅既還尚書省以詔
旨問利害且謂大河東流為中國之險要自大吳決
由界河入海既壞塘濼又界河淤淺則河必北流注
虜中失險阻之限公奏曰塘濼雖有限胡之名而無
禦寇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
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
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遏寇之警亦無
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為辭是欲動
朝聽煩聖慮若謂河注虜中失險阻之限是大不然
何者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

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誠不宜過慮設有此則中國據
上游北虜豈不慮乘流而擾之乎自古匈奴入寇之
路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
之類無險而不入豈塘瀦樂界河之足限也哉及進對
二聖以公之言然退詣政事堂大臣曰河不去北可
必否公曰累章論列如之何不可又十數日而未定
有議公再上疏極陳其不可且謂　本朝河決必塞
後決未嘗復由於故道也今河行大岳之西至于衡
漳北過滏水至于大陸趨徒駭分注木門由閻官道
會獨流口入界河東歸于海合禹之蹟前人欲為而
不可得者也元豐以前未有由河之論八年以後乃
有橫議王孝先俞瑾輩緣旁以自進尒臣既案視宪
見利害而大臣廷議踰月未決臣竊惑之況小吳之
決　先帝神幾春斷不下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
異論今一孝先乃敢妄議乞罷修河司以省大費正
高卑之性知百川脉絡之理明詔中出藏在有司大
孝先瑾之罪以明典刑疏入即降付外詰朝執政奏
略以故道淤高理不可後更不修塞遠近心服人無
事　二聖諭以亟罷河役詔下如公奏初欲為是役
調夫費財其用不貲縣官所不能給科率調發出於

六路百餘州之民欲以冀幸不可必成之功而成之且有後災公獨抗權强絀衆論其事乃寢以是為吏部久不遷五年三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學士時初詔經筵官邇英講讀畢留對公首進言分別邪正自古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政二端其情非一不可徧舉於是疏其條目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姦邪以數相及凡二十條願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　上深嘉納公每進讀凡所以啟迪人主皆仁義之意與夫前古治亂安危之迹其說以修身正心任賢容諫慎賞罰重守長勸農桑安邊恤民為要皆見於章疏至於造膝面啟必反覆陳之歲旱以　仁宗寶訓三事進且請詔臣僚直言得失罷五月朔視朝以避正殿詔太官減膳以示貶損又曰因災異求直言　仁宗聖謨也　陛下即位之始嘗降詔求言逮今五六年一日萬幾四海九州之廣豈無一夫不獲一事失當形於人言從而修之下可以感人心上可以消天變可不務乎高麗屢

入貢所在不無煩擾公奏待之之禮宜損於前俟其
欲辭勿復留止且不遺報使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
以安遠為令德不以來遠崇虛名知元祐六年貢舉
奏罷參詳官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事留獄
無慮千人公審覈精敏未及月廷無留事凡為開封
者多略細務公獨省民事如他州日閱牒訴五百號
未盡五月盜賊畏爭訟息獄無繫者僚屬請以圖空
言公曰千里之縣而無一人之獄此　上德所格豈
守臣之功邪固請不聽復召入翰林兼侍讀轉對援
祖宗故事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儒臣講說請　上
視學從之七年六月拜中書侍郎即輔政知無不為
是歲郊祀禮官議合祭以昊天有成命為言公曰
先帝定南北郊辨天地之祀此三代之禮也柰何復
欲合祭於圜丘乎昊天有成命乃祀天祭地皆歌此
詩故曰郊祀天地亦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豈春
夏亦合為一祭也哉三省摳府凡八人惟公獨為是
說爭論不已公曰非天子不議禮諸公豈可輕變邪
久之辨於　上始郊祀宜並見天地公乃已憑河帥
范育累奏阿里骨酷暴且久病族帳怨叛願降附乞
招納河南八族開拓數千里之地坐獲數千萬之衆

大臣欲從之公力爭言於　上曰中國納夷狄之叛
理固不順今阿里骨未有過溫溪心輩叛否未可知
若發兵應援先伐阿里骨降者不能必而無釁者先
動矣大臣曰外事不可踰度姑使專之而責其成功
公曰此雖漢武聞之亦不為也初公在翰林范育請
以趙純忠節度青唐代阿里骨如拒抗即討之公奏
曰彼自相殘以來求哀當從而綏之示我恩信此守
在四夷之道豈可遣人刺候聞有離貳遂選置蕃官
而代之邪安得聽順而受代也臣恐邊臣之功未必
毫髮徒啟夏國啓齒之隙狼子不伏之心及是再請
公獨不從其後八族竟無降者而阿里骨恭順如前
日育又奏進築汝遮納迷結珠龍川三城大臣鑒其
謀樞府亦欲連書以上公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
賊馬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棄之則城費已甚必
不可與邊禍何時而息況板築之初蕃寇衝突勝敗
未可知邪公於禦邊不欲生事上多開納水官陰阻
為河之患計增堤坊進繩埽守前議又奏曰水官
壅遏北流歲月既久洪流湍迅安得不激射東赴東
流而東流不能吞納為禍必轉大不數月東流決清
豐復北入內黃而德清軍實被水患如公言公罷政

之明年朝廷又命中書舍人吕希純殿中侍御史并
亮采同案視亦無易公之議距公初使凡八年右相
燕公稽留除書以言者罷公曰同省也責不可逭燕
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
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夫知公者莫不哭之
慟公天資純良内剛外和始筮仕慨然有經濟之意
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必窮盡義理好
賢樂善以人才為急聞一善喜若已有性清約好施
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葬嫁娶必
待而後興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之至誠
而已常語人曰吾於朋友未嘗為欺也況事君乎平
生不畏彊禦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可
否事論議不少貶以是不暮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
卷經術尤長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風氣格所
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内制集五卷外制集三
卷奏議十卷娶趙氏屯田郎中贈金紫光禄大夫宗
古之女追封蜀郡夫人再娶宋氏職方員外郎端平
之女追封蜀郡夫人七子祖德右宣德郎勾當京東
下卸司祖修右承務郎勾當嵩山崇福宮祖述右承
奉郎勾當西京糧料院祖羲椎州軍事推官知開府

祥符縣丞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禮部祖羲
登進士第祖和右承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三女
長適鄧州司法參軍鮮于群次未嫁孫男十三人澤
湜瀷浹測洌淢渥濈滌液湒激女十一人前葬太學
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
諸壙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曰汝季父
所為皆可法　上之視學祖禹與勸講迩英及公入
侍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後讀講或同進對獻納
左右公既輔政祖禹繼召為學士懇避得請公出藩
上恩復申前命與公同奉內朝凡五年及出守陝將
省公于洛而薨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君子論譔其
前人之美而銘之後世乃摭杜君之狀取其繫朝廷
大者傳信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
惟我范氏陶唐之裔自蜀成都世顯以儒公來造庭
英祖親策言人所難帝奬其直入補袞職　神考欽
明蹇蹇匪躬帝諒其誠置諸左史以遺　聖嗣乃贊
書命乃議祥刑必本于仁必正于經河決而北朔方
其咨　二聖命公往視所宜行其無事惟禹是師敷
文禁林入侍經幄辨別忠邪以裨　聖學中書基命
考慎其人登貳宰司帝屬良臣公拜稽首惟艱于茲

在始慎微庶終不墮事有可否惟獻替之秉義執德
匪石不移入輔出藩四國其治天奪之年不宪厥位
有洛之南實惟土中刻銘幽宮以詔無窮

皇族墓誌銘

保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房國公墓誌銘

公諱仲洽字景和曾祖魏王元佐　太宗之子祖允升平陽郡王考宗回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漢東郡公妣李氏隴西郡君公幼聰敏謹重不妄語笑初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求師擇友專精於詩書積十餘年或勸其就試於有司公曰讀書學古足以治吾身而已安可干

國之賞邪改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昌州刺史漢東捐
館居喪哭泣幾失明遷均州團練使丁母憂毀聞
者傷之乞守墳百日宗正以例不許公遣長子上瞻
以狀詣丞相府力請朝廷憫其懇切從之遂為定制
宗室守墳自公始於是伏處墓次布衣蔬食至率哭
則形體殆無人色咸稱其孝制詔曰衛恤既久善喪
有聞　今上即位遷右金吾衛大將軍開州防禦使
改領保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元祐七年十月十四日
卒年五十有三遺命薄葬贈崇信軍節度使房國公
公天資儉約無聲樂翫好家多藏書手不釋卷雖居
私室必斂衽正席內外肅然無敢犯者奉朝請四十
餘年未嘗有小失娶王氏封和正郡君贈中書令秦
王審琦之曾孫先公九年卒和政事舅姑以孝聞嘗
割股愈姑之疾論者以配公之德為宜四男一蚤亡
曰士瞻右內率府副率曰士懌曰士輾皆左班殿直
十女三早亡長適左班殿直劉建中次適左侍禁劉
佃次適承務郎樊彥和次適田珣次適焦元叔次適
范陶皆三班奉職餘在室孫男四人女一人九年二
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翼翼房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孝惟恭稽其德行

宗室曾閔子孫不忘萬石之謹

右金吾衛大將軍原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世復字希靜曾祖德芳楚康惠王祖惟能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父從贊鄧州觀察使南陽侯母會稽郡夫人康氏所生母陸氏封安福縣太君初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衡州刺史右羽林軍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坐罪非自犯奪官二等未幾還一等官又數年復舊官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原州防禦使公性剛嚴治家整肅事親孝事長順發言質直無所阿曲留意圖史通尚書大義仁宗嘗賜御書十二軸有忠孝世復字希靜七字公嘗集三聖宸筆草字兩進于上寵賚金帛元祐二年十月葬安福君往來墓次冒寒感疾明年四月八日卒年五十有四娶姚氏右千牛衛上將軍宗望之女封河東縣君十二男曰令匹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曰令逭贈徐州觀察使曰令介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皆卒率曰令涔右侍禁曰令宁左班殿直監常州塩稅七人皆未賜名而卒女十五人長適右侍禁郭譯次適東頭供奉官姚彥輔次適奉職張敦皆卒次

適內殿承制陳仲立次適故侍右禁劉侯次適前舒
州桐城縣主簿張祁次適(適)王
耿之常六人在室而亡一人幼
讜三班奉職次皆幼孫女七人長適奉職袁
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東(南)永安縣銘曰
仁皇手札以寵宗親公得之多禮異群臣惟其忠孝
行本諸身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眉州防禦使追封通
義侯墓誌銘
侯諱仲科字師哲魯恭靖王元份之曾孫信安僖簡
王允寧之孫韓榮思王宗諤之第八子母韓國夫人
馮氏所生母仁和縣太君閻氏初賜名(率)授右內率府
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
將軍侯少好學通五經專治尚書以喪服未嘗一試
孝敬友悌性寬厚樂施予侍韓王夫人疾衣不解帶
者各踰旬浹居喪致哀如禮所生母卒以毀得疾元
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三十有二娶劉氏皇城
使永吉之女也封嘉興縣君二男曰士沘曰士陴皆
左班殿直女一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
銘曰

振振宗子孝敬交悌刻意藝文曾未一試從祔九原
永齎此志

右金吾衛大將軍慶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令荅字曼叔魯祖惟忠贈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舒國公祖從謨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父世本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母張氏安定縣君初賜名補率府副率累遷鳳州團練使慶州防禦使卒於元祐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年四十有四公性聰敏好學博通群書喜為詩不尚華采初葬彭城公有司穿壙於陰穴既畢而公知之累表請改卜朝廷以既定不可易特置角堠以識其名母夫人疾藥必親嘗而後進居喪數瘠表乞廬墓遂感疾而終娶吳氏封永福縣君九男曰子荃率府副率曰子隆右班殿直曰子遵三班奉職曰子遡子適未仕餘皆夭十女太和縣令吳罕右班殿直張永錫右班殿直陳顗三班借職李縝三班奉職吳披其壻也二在室三蚤亡孫女三人二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生於軒冕樂在名教君子之行維民則效系此銘詩以彰純孝

右武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令瞿字師聖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
孫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質之孫右屯衛大將軍世
鎮之子母長安縣君周氏初賜名補率府副率歷右
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
衛大將軍和州刺史吉州團練使元祐四年四月九
日卒于昭化坊私第年三十有八侯幼時事母以孝
聞好學博通經史善為歌詩工筆札宗室碑刻多請
侯書娶郭氏封太康縣君一男曰子完三班奉職三
女適三班奉職梁允明三班借職張克佐故進士王
舜欽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昔漢東平為善以顯惟侯克孝文藝勉勉弗克庸顯
喪此邦彥

右武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令巍字君則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
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孫武寧軍節度觀察
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子母涇陽縣君和氏初賜名補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
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澤州刺史秀州
團練使初魯公譽望為宗室一時之冠處身正家悉

有法度每聞昕皷必先至學館族人無敢後者　英
宗建宮學取以為法侯克紹先德敦厚莊謹不妄言
笑好讀書篤志于學性尚儉素居處苟完而已治家
以嚴中外敬憚子孫在側雖閒燕必正立拱手平居終
日容貌端肅魯公薨執喪哀毀元豐中兩乞試以暮
服不得就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年四十有
三娶劉氏封永泰縣君五男曰子綏右班殿直曰子
絳三班奉職曰子維曰子縝曰子綽九女左班殿直
李球張濟右班殿直王澈左班殿直孟滋太廟齋郎
王子充其婿也孟氏女蚤卒四在室孫女一人九年
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翼翼魯公宗室之冠思古僖侯興學自洋廣陵嗣音
亦廣德心弗試而隕流風可欽

左朝請郎通判亳州軍州事墓誌銘

君諱令懇字懇之冀康孝王惟吉之魯孫楚國僖安
公守冀之孫濱州防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敦惠公
世該之子母南陽縣君李氏繼曰壽昌縣君李氏初
賜名令始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
試換朝請大夫太子中允監北京糧料院改太常丞
監在京倉官制行改奉議郎遷承議郎丁開府憂服

除監進奏院改今名　今上登極轉朝奉郎簽書鎮
海軍判官遷朝散郎通判亳州轉左朝請郎君幼不
戲弄長嗜書力學不倦每厭宮仰思有所效用其材
神宗之初許宗室補外官得召試學士院換文資初
至北京人謂宗子長于富貴必不事事君清靖慎廉勤
過於寒素監司交薦之丁開府憂既除喪家財一毫
不取或以為言君曰吾不忍父母沒而與兄弟競財
也歷官十五年所居見稱性無他好雖在職未嘗廢
書歷代史皆手抄精筆札工篆籀善為尺牘而恬於
勢利未嘗謁公卿之門人或勸之君曰富貴儻有不
假妄求命若止此求之何益聞者賢之元祐七年二
月二十八日卒于亳州官舍年四十有一娶田氏贈
太師中書令欽祚之孫女封秀容縣君二男曰子意
業進士次蚤夭四女長適成安主簿滑延年一在室
二蚤亡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祖宗以來不假名器公族異材終老不試　先帝稽
古試以吏事君以文學始逾強仕命不可延亦遂其
志

左班殿直墓誌銘

君諱士幅字信之鎮江節度使卽國公允成之魯孫

容州觀察使宗儒之孫右監門衛大將軍坊州刺史
仲午之子母福昌縣君王氏以父蔭補右班殿直改
左班少沃學頗能詩性有巧思監相州臨漳鹽酒稅
勤於吏職未幾課增羨元祐八年六月七日卒年二
十有五娶王氏二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已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吏事惟勤緣飾以文壽雖不遐亦克有聞

左班殿直董君墓誌銘

君諱令汭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惟能之曾孫保靜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寧郡王從古之孫
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世設之子母永嘉縣君
程氏初賜名補授右班殿直改左班補外任監鄧城
酒稅元祐六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二十娶田氏九
年二月已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振振王孫試吏以勤既官而閒未克有聞

右侍禁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魯祖亮洛苑使祖察西頭供奉官父
復供備庫副使母壽安縣君趙氏君既笄適宗室右
侍禁令絅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卒年十八君資
性柔明服勤婦道善於女工不妄笑語檢身以禮居

家以儉事上接下為人所稱二男曰子權次未名
女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宜其家室惟儉以勤年則不永婦德有聞

安化軍節度使榮國公妻馮翊縣君郭氏墓誌銘

夫人郭氏魯祖審贈保順軍節度使祖守信贈右監門衛將軍考琮贈左領軍衛將軍夫人年十六適安化軍節度使榮國安恪公仲玘封馮翊縣君事舅姑晨昏有常節接夫相敬如賓榮公薨罄其資裝盡禮以葬撫育諸子隆於慈愛而其情均一子士汴將赴官亳州夫人與之訣曰吾不復見汝矣左右皆怪之不一月而感疾元祐二年五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五男曰士佺蚤卒贈右屯衛將軍曰士歸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曰士簪右武衛大將軍端州刺史曰士彫右監門率府率卒曰士汴右侍禁三女長適東頭供奉官田良彥次適右班殿直唐振次適假承務郎周諶孫男五人曰不疑右監門率府率曰不佞未仕曰不晦曰不厭皆三班奉職次未名孫女十人

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為婦孝敬為母慈愛子孫詵詵福祿未艾宜享眉壽

養不可待

華州觀察使妻永福縣君郭氏墓誌銘

君郭氏唐尚父子儀之後魯祖守信贈太傅祖世隆贈太子少師父承顏贈左清道率府率年二十適華州觀察使仲寂入門而娣姒皆喜受饋而勇姑交慶觀察捐館守孀育孤凡二十年左右媵侍常假以顏色內外親戚不覺有薄厚御僕使治居第皆有條理宗族稱之多取法焉元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卒年四十有五男長蚤卒曰士衆右監門率府率卒贈左領軍曰士編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以力學登科第曰士肇士倪皆右侍禁居官有稱皆君之善教云五女長適左侍禁王植次適節度推官王璋次幼亡次適左班殿直霍祥卒次適假承郎務陳敏求孫男四人曰不匿曰不虛皆三班奉職餘未仕孫女八人長適三班借職朱輔國餘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尚父在唐功格于天覃延厥後其慶綿綿嵗于公族宜其家室為父為母皆可矜式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長安縣君蔚氏墓誌銘

君蔚氏曾祖興四廂都虞侯贈太師祖昭敏殿前都
指揮使贈太師中書令考保用東染院副使贈左領
軍上將軍君幼喪父母萬年縣君李氏携之改嫁宋
氏既笄歸監門衛大將軍贈懷州防禦使河內侯仲
謙封長安縣君河內侯好學構閣於邸中以藏書君
尚儉素以至終身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卒年五
十男六人曰士見右監門率府率卒曰士奄右監門
衛大將軍次蚤亡曰士域右內率府副率卒次二人
蚤亡六女長適西頭供奉官彭珪次適左侍禁曹希
仲次蚤亡次適河清主簿楊元振次適順陽縣尉任
綽次適莒縣尉夏琦孫男六人曰不傲三班奉職曰
不忮曰不求卒曰不撓曰不屈曰不妄卒孫女二人
皆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助夫藏書惡鄰好樂以此治家勤儉素樸思古賢淑
九原可作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長壽縣君李氏墓誌
銘

君李氏開封人曾祖継隆贈太師尚書令楚國公祖

昭亮贈太師尚書令崇國公考惟賞右騏驥副使母曹氏譙郡君君幼孤勤鞠於兄嫂性和靜處於閨室雖姻戚罕獲見自恨幼失怙恃每時節忌日哀號不食家人稱其孝年二十歸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戴奉其姑榮國夫人盡婦道居夫室未嘗厲聲宗族疎戚交譽其美元祐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二十有四一男曰士佐右班殿直七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顯顯令族作配宜家孝敬淑慎壽考弗遐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妻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浚儀人曾祖堯封贈太師祖化基觀察使考守素國子博士君幼孤養于伯父左藏庫使守誠伯母宜春縣主性孝謹伯父母愛之過於己女年十八歸太子右監門率仲璵事舅姑盡禮與家人上下雍睦率府好學君常勉之治家有法服用節儉女工不矜巧婦容不尚侈居則嚴整淡如也元祐八年五月十四日卒年二十有七四男曰士沐士漪皆右班殿直二未賜名五女四尚幼第二女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有四德持以靜專宜享遐壽云胡不延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妻安平縣君

江氏墓誌銘

君江氏開封人曾祖文濤儀鸞副使祖規揚州司理參軍父惟善西頭供奉官年十六歸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士競封平安縣君與康州皆好佛書悟空理緝室異處外世事屏紛華以清靜為樂及疾家人出珠璣錦繡之服將為歛具君却之易以常服乃受元祐五年六月八日卒年三十有六二男曰不溢曰不匱皆右班殿直二女長適進士李絳次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道專靜亦克盡性屬纊弗華其終以正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妻安福縣君

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承休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祖世範左驍衛將軍父克敦內殿承制母杜氏永和縣君年十五歸青州觀察使仲覽之子士戴為介婦與其姒協力治內事奉舅姑孝敬接姻族柔順待夫以禮而敦睦御妾以嚴而不忌奉身以約而不華元祐五年十二月七日卒年二十有八五男曰不倦蚤卒曰不儻三班奉職曰不損曰不俅曰不作皆幼二女長

在室次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宜其宗家惟孝以勤弗克壽考婦德有聞

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刺史妻大寧縣君花氏墓誌銘

君花氏開封人父永安左班殿直君年十八適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刺史令羣為繼室封大寧縣君事舅姑孝謹奉祭祀嚴敬接族人以睦為繼母以慈宗室稱焉元祐八年五月十日卒年二十有七五男曰子建三班奉職卒曰子延三班奉職次蚤夭曰子佐曰子某七女皆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為婦孝敬為母均一是惟可銘以貢幽室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皇族墓誌銘二

左承議郎妻崇德縣君宋氏墓誌銘

君宋氏七世祖太子太師蔡國公彦筠有功於五代時退老及國初為開封人曾祖文贊贈左屯衛將軍祖世寧西頭供奉官考良肱左侍禁君年十八適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令特賜霞帔服率府少孤貧力學欲以立名君喜悉捐簪珥繫帨易書史輔成其志元豐初禁士子游宗室甚率府表乞就學外第宗老太人皆不欲率府不敢違君力勸之乃得出諸常與往

來者厚具待之客不知其貧未幾疾革聞大宗正方
審察率府文藝上朝廷謂宗人曰延吾數日聞召命
足矣卒年二十有一實元豊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既
卒車府召試秘書省中等換授通直郎賜五品服今
為左承議郎光祿寺丞追封崇德縣君君性靜慧喜
翰墨慱通浮屠書戒家人不殺生物初羣居族人會
廟中有以侈服相尚者君曰新婦家故薄今奉孀姑
縫衣裳外不敢及其他也由是尊老皆敬之教諸女
諸婦必以君為言侍姑壽光太夫人四年恭恪無間
言一男曰志女元阿秀後君一年卒元祐九年二月
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樂羊斷織勉夫以學聞君之風死者可作如彼稽曰
勤而弗獲

左班殿直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父德用杭州助教母張氏年十六適左班殿
直士屹性柔淑奉舅姑惟勤能睦其族人精於音律
女工之事元祐五年三月十五日卒年一十九男蚤
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作嬪于宗孝敬睦婣云何不淑蚤隕厥身

左班殿直妻魏氏墓誌銘

君魏氏曾祖杲贈左驍衛大將軍祖處約贈左金吾衛
上將軍父孝祥左藏庫副使母趙氏平原縣君君既
笄適宗属左班殿直士穠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卒年二十四一女始三歲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
永安縣銘曰

懿彼魏姜柔靜順專胡啻其壽陪祔新阡

右千牛衛將軍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士安祖諫左班殿直父益試將
監主簿母張氏歸右千牛衛將軍令劭賜霞帔服性
温恭節儉奉身不華主中饋戒殺生物元祐二年七
月三日卒年一十有二一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
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作嬪宗家約禮無華心不違仁壽胡弗遐

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墓誌銘

侯諱世資字承之越懿王德昭之曾孫舒國公惟忠
之孫楚國安僖公從信第三十四子母孫氏贈冨陽
郡君所生母王氏贈永寧縣太君初賜名補太子右
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
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侯少聰慧長
而敏學長於詩書　英宗選置諸宮學官立大小學

限以年能記誦試合格者始遷太學得預聽書時多
以大宗正司之試為艱艱故雖年長者往往多在小學
侯尚幼首應格於是宗室勸勵執經者衆矣神宗
選宗子執事太廟衆皆憚讀冊侯獨以選攝太祝寢
疾誡其子曰吾雖無奇節亦自省無大過汝曹慎勿
貢氏供備庫使世京之女封崇德縣君七男曰令錯
曰令奬皆右班殿直曰令參左班殿直曰令紓右班
殿直三人未名五女三人夭卒二在室九年二月己
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於皇　神考永世克孝相維宗子駿奔在廟平陽冊
祝維德馨香肅恭神人令聞不忘

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墓誌銘

侯諱世職字叔良越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
使舒國公惟忠之孫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安僖公從
信之第二十六子母孫氏富陽郡君所生母徐氏太
寧縣太君初賜名補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
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嘉州
刺史侯性警敏髫齔就學宗藩器之年十二安僖公

嘗會宮傳侯侍坐賓戲之曰聞好讀書有何事侯即
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安僖公深嗟賞及長無侈
靡玩好之欲聚書至千餘帙名儒碩學之士多從之
游趣尚清遠不屑世務志在多識前言往行經籍自
娛而已富陽夫人疾亟侍藥衣不解帶灼臂灌頂禱
請備至由是崇信佛教深戒殺生居喪哀毀骨立及
葬遇大雪跣扶匶行數十里哀感行路晚而好禪宗
之學棲心直寂不復世務之意為贊頌
至二三百篇曰通明集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日卒
年三十有九支體柔弱如生內外異之娶陳氏南康
王洪進之裔右侍禁宗誨之女封壽安縣君自寡居
不御脂澤常服大練非祭祀賓客酒肉不陳於前送
迎不踰閾能守侯之家法四男長未賜名卒曰令流
曰令丙並右班殿直叅卒曰令玕左班殿直九女亡
者四人第二女適陳寧之次適王正臣第五女適王
存皆三班奉職一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
縣銘曰

曇曇東陽敏學而文惟孝惟忠事父事君非苟知之
亦行之勤刑于室家壺範有聞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令儔字順之昭信軍節度使英國公惟憲之曾
孫全州觀察使新興侯從（卿）之孫慶州觀察使南康
侯世奕之子母王氏河南縣君初賜名補太子右內
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
衛大將軍濮州刺史右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康
誦數百言書無所不觀尤工律詩肄業之餘間以習
射仁宗嘗試賜弓矢以寵之御家有法閨門嚴肅
為人沈厚詳雅趨進應對從容可觀天資清約飲食
衣服不事華侈及祭祀賓客則致其豐美素嗜（嗜）唐史
成癖嘗語諸子曰汝曹將補外官當務清白兢慎勿
為諂佞貪污吾每觀李勉林甫之行事正邪如白黑
誡宗臣之鑑戒也元祐八年五月壬寅卒年四十有
九娶安氏封安福縣君十一男曰子丙右監門衛大
將軍秀州刺史次未名而卒曰子晉左班殿直曰子
噩右班殿直曰子貢並蚤卒曰子亞子霖並三
班奉職曰子工子丙子亘皆蚤夭九女長適左班殿
直王晟次適左侍禁張宗晟次適左班殿直王偲次
適右班殿直倪圭次適右班殿直張克和次三人蚤

卒一幼在室孫男三人彥國左班殿直彥輔彥廸未
仕孫女二人九年二月已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彬彬公子敏學而藝　帝錫弓矢魯邦分器尚論古
人以詔子弟厥鑑不遠在唐之世

右千牛衛將軍妻劉氏墓誌銘

君劉氏開封人曾祖懷懿南作坊副使祖用考阿閤門
祇候贈左千牛衛將軍父漢卿內殿崇班母崇德縣
君趙氏年十五適右千牛衛將軍令振奉舅姑盡婦
道事夫以禮閨門雍睦元祐二年正月癸亥卒年二
十有一二女皆幼九年二月已酉葬河南永安縣銘
曰
士會適秦其處為劉遥遥厥後有嫁公侯曄曄其榮
忽捨諸幽

皇城使榮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仲韓字子儀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容國公允
信之孫初國公宗說之子母張氏封清河縣君初賜
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
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瓊州刺使西作坊
使左騏驥使皇城使榮州團練使侯好學不事豪靡
為人坦夷睦於宗族博物多能技藝無所不通熙寧

中詔宗子服屬疏遠者得補外官授曹州兵馬都監任滿除許州兵馬鈐轄又歷鄆潁二州曹素多盜侯設方計督捕盜發輒得終侯去無留患人賴以安許有殺一家數人而亡去吏不能得侯逐捕指其家執之曰此殺人者也驗之果服在鄆及潁前後守將及部使者以事諉之類得辦治故多荐之者行營場閱軍士會天大寒疾作不少輟元祐二年正月癸亥卒於潁之官舍年五十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娶劉氏封永安縣君繼室錢氏封仁和縣君八男曰士冰曰士兢皆西京左藏庫使曰士愻莊宅副使曰士訏右侍禁曰士桴左班殿直餘蚤卒九女長適內殿崇班程保民次適右侍禁彭寅次適西頭供奉官劉公亮次適曹州濟陰縣主簿顏幾道次適三班奉職應發一在室餘蚤卒孫男十三人不輒不疑皆三班奉職不惑不輕皆三班借職不輟不慭不悔不茹不倦不偏不傳不瑑未仕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善孜曾孫女一人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矯矯公子出而試吏智則有餘莫不辦治夙夜匪懈以身狥公卒為宗藩有賁其終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京師人曾祖堯基贈驍衛上將軍祖諤文思副使父曈東頭供奉官母趙氏君端麗聰穎喜讀書善為歌詩精於筆札父常奇之年十六適北海郡王之子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塤內外宗族莫不宜之父監通州酒稅君出送悲泣而返數日不食憂思感疾元祐元年四月癸巳卒年二十男女各一人皆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夫豈不思自約以礼之子于歸出祖其親卒以憂隕觀過知仁

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王墓誌銘

王諱仲曄字子華曾祖魯恭靖王祖濮安懿王考沂國公宗詠王沂公長子也母杜氏河南郡夫人初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刺史忠州團練使濮王三夫人祔濮園預從行還拜潭州觀察使今上即位遷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初杜夫人娠王七月而生幼多疾不好弄及長儀質端謹性寬而和事上知禮節居家不妄言笑既富且貴奉己尤儉約無聲樂妓妾玩好嗜欲一不以經心平居掃一室終

日坐寢其間幽閒閒寂常人所不堪王處之泊如也
或勸王曰身為侯伯屬籍親近而所養太薄奚至自
若如此邪王正色曰世人有不免飢寒者吾為宗室
賴祖宗之德致位豐顯其獲溫飽為幸厚矣安可
為侈汰之事哉每朝廷加官錫賚命既下王撫然曰
我不幸有負薪之疾力不足以奉朝請高爵重祿自
取便安取死有餘責矣元祐元年七月病劇以聞
天子命中貴人挾太醫診治太皇太后撫問尤至癸
酉薨年四十有五兩宮傷悼遣內人致奠賻錫加
等贈保寧軍節度使追封東陽郡王命入內省供奉
官勾當御藥院梁惟簡典治喪事八月己丑具鹵簿
鼓吹出殯于城北慶恩佛祠再娶夫人郭氏王氏皆
無出終以無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濮國子孫蕃衍而昌沂卒于公以啟東陽猗嗟東陽
幼極于病潛泊無欲安以頤命罷至而懼居逸而憂
流連荒亡爾公爾侯四十五終　兩宮所悼孰如王
賢而不苟老王雖無子宗不絕世琢石有文以詔來
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妻呂氏墓誌銘

君呂氏開封人曾祖祐之贈司徒祖士隆贈工部侍

即考蒙吉太子中舍母伊氏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子獻事男彭城公以孝和其夫族以睦歲時祭祀躬
執饌內外親族稱為賢婦彭城公薨居喪盡禮元祐
二年六月丁酉卒年二十有三溫恭公柔惠寡於言笑
未嘗以喜怒形顏色精於女工誦書歌詩筆札音律
不學而能二子曰伯通蚤亡一女亦
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行潦之藻季蘭尸之寘諸宗室神實饗之庶聞其風
命已亡之

三班奉職墓誌銘

君諱子琦字韞之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之曾孫
保寧軍節度使昌國公世享之孫文州團練使令褒
之子母平原縣君陳氏以父任為三班借職遷奉職
監汝州都作院性孝謹平居深默似不能言而臨事
明敏居官夙夜勤職遠家庭數百里畏慎常若在旁
元祐八年七月庚子卒年二十有三娶史氏供奉官
永年之女男女各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
縣銘曰

其來也孰與之其去也孰奪之宜壽而夭維世之悲

君史氏開封人曾祖達左金吾衛大將軍祖青右領
軍衛大將軍父永年西頭供奉官母王氏年十九歸
文州團練使之子三班奉職子琦事勇如父佐夫以
法度不敢懈才六月而卒實元祐六年五月癸未九
年上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右金吾衛大將軍袁州防禦使贈安武軍
節度觀察留後信都郡公墓誌銘

公諱世繁字約之曾祖德昭越安懿王祖惟正同安
郡王考從讜同州觀察使馮翊侯母襄國夫人符氏
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千
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
史台州團練使右金吾衛大將軍袁州防禦使元祐
元年十一月癸酉薨年四十有五公幼孤嶷嶷能自
立趣操不群長而好學嗜書史黃老百家之言無所
不觀善歌詩得風人古雅之思嘉祐中上己　仁宗
錫宗室宴命射屢中的學受賞賚　仁宗御書守信義
不巧作好碩學精六藝十二字以賜之公持心近厚
喜忠孝常戒子弟以燕語無臧否人物當自顧何如
尔有以是非言者必艴然卻之或曰豈以為妄邪公

曰人之言雖真僞雜出大抵生於愛憎之變吾不頗
聞也有隸卒喪母貧無以葬盜公白金以為送具公
捕得之置金而釋其罪語人曰吾不欲以金傷孝子
之意所受禄均贍族人之孤遺者率常無餘襄國夫
人喪既殯與昆弟表乞廬于蔵室卒哭而返著忠孝
録五卷有歌詩十卷夫人和氏故相凝之後六子曰
令閑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曰令畋太子右内
率府副率蚤亡曰令珑右班殿直次未名卒曰令艟
左班殿直次未名卒一女蚤亡孫男四人子昇承務
郎簽書淮康軍節度判官次未名卒子温右班殿直
次未名孫女三人長適三班奉職葛達次蚤亡次幼
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王孫嗜學　仁祖所知賜札丁寧寶寵嘉之東平樂
善馬侯戒子寥寥千載公継其美

右監門率府率贈左領軍衛將軍護軍天
水縣開國子墓誌銘

君諱仲龐字和叔魯恭靖王元份之曾孫濮安懿王
之孫濟陰郡王宗輔之子母惠國夫人裴氏初錫名
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遷右監門率府率幼靜默不
為遨嬉既長有志于學丁内艱治喪紀奉祭祀盡心

竭力不得遂其學問之志繼以育母嬰疾累年躬親
藥膳勤苦憂戚傷其生之不幸元祐七年四月戊寅
感疾卒年二十有一娶郭氏生二女皆蚤夭君既沒
郭氏服喪盡禮如君之存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濮王之孫濟陰之子志于學問惟才之美濯濯嘉禾方
秀而止